

著 嘉 華

# 復員圖



文 生 出 版 社

復 員 圖

華 嘉 著

文 生 出 版 社 發 行

• 一 九 四 六 年 •

## 目 錄

- 一、勝利從天而降的時候……………一
- 二、復員途中……………二五
- 三、歸來……………四五
- 四、窮途……………七三
- 五、還鄉……………九一

# 勝利從天而降的時候

—

從放爆竹那一天起，便一帆風順的張尙卿，今天更是喜氣洋洋了。他剛從外面匆匆忙忙的回來，那位舞女出身的管觀氣色的二太太，捧着一盅冬虫草燉雞送朝尙老的面前。接過海勃龍大衣和美國呢帽，也弄風情的聊着他道：

「看你今天滿面紅光的樣子，明天一定飛揚成了，可是？」

尙老喫了一驚的愕了一下。旋即鎮靜下來，拿過二太太的竹筒小手揉搓着，裂開一嘴黃牙齒的笑着說：

「你還是那里打聽出來的。」

「是你自己告訴我的。」

「我什麼時候告訴你的？」

「就是現在。」

「三話四。」

「你的面上不是正寫着幾個大字：明天飛鴻——發復財財！」

「你這嚼舌根的。」

尙老順勢一推，輕輕一打，二太太便索性坐到他懷裏愛嬌的笑了。

忽然，門鈴响了，尙老推二太太起來，緊張的說：

「生客來說我不在，喚客說我睡了，知道嗎？」

說完，尙老便急急跑進寢室里去，本想休息一下，可是，一想起明天就飛，便又忙着打開那旅行小皮箱檢拾一些重要的東西。正在忙碌的時候，却聽見客廳那邊有熟客的聲音，他生怕明天的行程給別人曉得，趕快調起箱子，若無其事的躺在床上，還來不及把鶴絨被蓋上，客人已經不客氣的跑進寢室來了。

尙老只好裝作驚醒起來，擦着眼睛，看清來人之後，他大大的抒了一口氣，彷彿帶着埋怨的聲調，嘶啞的說：

「呵！——原來是你。」

來客幽默地瞪着眼珠，骨碌骨碌的在房子里前前後後望了一轉，又在尙老身上窺有深意的打

量一下，然後打着哈哈說：

「尙老。今天怎麼這樣高興？……」

「別開玩笑了，仲政兄。今天有什麼消息？」尙老一本正經的問。

「消息？你指的是那方面的消息？——金、鈔、花、紗，還是勝利大廈的消息？」仲政兄用食指托一下克羅克眼鏡，有點故意裝腔的詢問。

「仲政兄，你太不替朋友了，我天天托你問的買飛機票的事，怎麼就忘了？要是托你更重大的事，那豈不更糟！」

「別罵人了，尙老。」仲政兄涎着一付笑臉回答。「其實今天那里還有比買飛機票更重大的事？誰先離開重慶，誰就可以大發復員財。這誰不知道？——尙老神通廣大，在這些事情里當然心里有數，那里還用得着我們這些等跑龍套的脚色。只要將來「五子登科」的時候，有什麼殘羹冷飯送一份過來就真是托福托福了。」

仲政兄這一番又冷又熱又酸又辣的話，挑起了張尙卿的過去一些陰私。當他們以前搞在一起的日子，和在某一個突然的機會來到的時候，不顧情義的撇開了這搭擋老伙計的那一回事，彷彿從這一番話里，尙老感到了一些難受的針刺。正是這不尷不尬的時候，報販送來了當天航空運到

的上海報，尙老立刻翻開經濟新聞，眼睛落在金鈔行情那幾行小字上，看到滬市金價又扶搖直上的挺升，心里深深地爲過去一天的偌大損失而憤憤然，而臉上却還是裝得那麼不動聲色若無其事似的。而那位客人却像猜中了他的心事似的，忽然插過嘴來問一句：「上海的行情怎樣了？金價有變動嗎？」尙老給這樣一問，到底沈不住氣，可却還是淡淡的說：

「又漲了。」

「不漲才怪呢！」仲政兄幸災樂禍的搭訕着。「有接收人員到的地方，物價就和飛機比賽；何況官價和市價相差太遠，有鈔票有飛機票的人，那個不曉得發這一筆輕而易舉的復員財！」

「所以，健公他們正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這個月來也吃得够飽了。倒楣的還不是到這時候還在重慶吃霧的我們！」尙老故意把話題岔到健公們身上，以掩飾自己的秘密。

「我們？」仲政兄故意有力的咬實那個「們」字。「尙老這話錯了。倒楣的是我，不是我們」。正在當風得意的張尙卿大廠長還是大有可爲的。你說可是，哈哈！」

尙老雖然感到又是一枝冷箭，正刺中要害，可是只要明天的秘密這老伙計不知道，那多吃兩三碗冷水又怎麼在乎呢。於是他故意打岔着：

「聽說敬公昨天走馬上任，可惜還沒有和他混熟，一點油水也揩不到；今天馬煥老他們已買

好了艙位，準備舉家東下，個個都有辦法趕先離開重慶，這真是使人羨慕之至呢！」

仲政兄冷笑了一下，接過話來說：

「尚老忘了，東源兄他們買了一隻木船，這幾天正登報招請搭客，聽說不止撈回船本而且賺了。你老也不妨如法再來一下。」

「這事幹不得！打了八九年國仗好僥倖才留下性命，復員回家在三峽送死，這才冤枉！你說可是？」

他們本來各有心事，可又不能不這樣互相敷衍，正在彼此都有疲勞感的時候，門外却嚷呀鬧呀的來了幾個人。

為首的一個是冬瓜一樣的大胖子，整個身段都像是一堆圓圈組成的，這是金鈔市場著名的經紀人胡大胖子。隨後來的兩個，一個高，一個瘦，都穿得很講究，一付紳士氣派。腦滿腸肥的樣子。他們似乎彼此有所爭執，踏進門檻還有點餘興未盡的吵着：

「國際的張莉莉那里比得上盟友的小崔，你的眼睛真是太豈有此理。我們整個十萬元關金的小東，今晚請尚老去評評理，他老人家起碼看過一千個舞女，他總不會不够公平的。」

高個子拉紅了臉在嚷着，一付尖嗓子，把屋子里的人都驚動了。主人脫身迎了出來，笑容滿



臉的打着哈哈說：

「樂寧兄，你又在發揮什麼偉論呵！」

「尙老，尙老。今晚你陪我們去國際和盟友走一次，給我們主持個公道。道輝兄他偏說國際的……」

胡大胖子趁機把尙老拖過一邊，咬耳朵的說着：

「昨天商量的那件事，徐湘泉那傢伙挺硬得很，只答應五百萬，你看怎辦？」

「哼！」尙老斬釘截鐵的說。「你回頭告訴湘泉，他的八月大比是怎樣渡過的？他的經理牌子是個給他撐腰？將來他那里要是再擱淺還要不要找張尙卿？你就這樣告訴他，知道嗎？」

尙老把話說完了，便轉過頭來，重新放下一付笑臉，和那兩個舞迷聊着道：

「好，今晚我陪你們兩位到國際和盟友湊湊熱鬧就是。待會兒我們還是先去精神儂轟的三六九嘗嘗南京板鴨的味兒再說。」

樂寧兄高興地回答着：

「他們走得真快，連南京板鴨也回頭了。」

「所以，我說，誰能先離開重慶誰就是這個——」胡大胖子伸出他那又短又肥的大姆指，學

着美國乾爸爸的口吻說：

「頂好！」

「哈哈！」

大家都忍禁不住的前仰後合的笑開來了。

## 二

第二天，張尙卿到廠里走了一趟，把辦總務的幾個親信喊來叮嚀了幾句話，同時把廠里留下來發職工薪金的現款，提出十張五十萬元的中央銀行本票和五百萬整的關金，不聽任何手下人的勸告，便匆匆的乘包車趕回部里去。在那邊例行公事的辦了請假手續，還一一二二的上下打點了一下，而且還吸收了一些科字號的同事的大批現款，心滿意足的跑出來，坐上包車用力的踏着叮噠，氣昂昂的望着向後溜走的兩邊店舖。

車子才過兩路口，迎面闖來一部吉普車，突然在他面前刹住，裏面鑽出個全身美國裝備的青年男子，他大聲的嚷着：

「尙老，尙老。」

「陸春生，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尙老驚喜交集的停下車來，用力握住這年青人的手。陸春生十分高興的說：

「承晚翁也回來了，今天下午五點在公司有個約會，尙老一定賞光。」

「今晚？」尙老遲疑着，春生却猜透了他的心事，倒反報告他一個消息：

「尙老不必就心，今天到上海的飛機班期已決定順延至明天，今晚一定要來賞光，承晚翁有話跟你說。」

「啊！你怎麼曉得今天班期順延。」

「我才從那邊來……對不起，我有點事先去了，晚上見！」

「晚上見！」

張尙卿回到家里，打扮得整整齊齊的二太太，與高宋烈的告訴他：院里的徐專員來通知飛機班期順延一天。所以今天晚上她想去勝利大廟過一個快樂的晚上，要他陪她去玩。尙老一聲不作的，盪進寢室把徐專員的留下的字條仔細地讀了兩遍。隨後便換過一身筆直的藍新西服。這一來顯得那位二太太歡喜得像個小孩子似的，捧住他的面頰貼上個口紅印子，尙老生氣的用手絹擦掉它，粗魯的說：

「你和雪芳去吧。我還有事情！」

「你這沒良心的傢伙，自己坐上飛機呼的一聲飛上海，把我們丟在這鬼地方，連陪我玩一晚也不肯，……」

二太太還在嘮叨着，尙老早已硬着心腸跑出大門坐上包車走了。他心裏在盤算着，一切事情必須在這一天之內弄個停當，看情形明天是一定可以走得成的了。心裡一急，右腳便不知不覺的用力踏着叮噠，把包車伙弄出一身大汗來了。

到一些行家那裡打一轉，隨後準時到達陝西街的中興實業公司，躡進客廳，那裡已擠滿了形形色色的各等人物。反正都是一些熟人，張尙卿一一打過招呼之後，便直闖入總經理室。

「承晚翁，恭喜恭喜。」

這位在別人還未出發便已榮歸的中興實業公司總經理呂承晚先生，這時正和兩三位熟朋友在談論着一些黃浦灘的醜事。現在看見張尙卿來了。而這人又正是放爆竹的時候，曾經使他栽過跟斗的，所以更顯得洋洋自得的樣子。聲音特別顯得嘹亮，笑聲也特別尖銳。

「尙老，你長胖了，這個月來更得意了吧？哈哈！」

「好說好說。你倒真的長胖了，蘇州河的水把你吃成又胖又白，這一趟可賺不少了！」

於是，那位京滬歸客又再一次大聲的重述黃浦灘頭的謠事，和一些所謂「寧方」的秘聞，弄得滿座都打起哈哈來了。

宴會的時間到了，他們又回到飯廳來。兩桌「久華源」的著名地道川菜，很能引起大家的食欲，也更易引起大家談話資料。上過甜食之後，給烟酒氣填滿了的這小溫室，使得這一羣膠滿碼肥的人物都嬌嬾起來了。

尚老第一個把自己的笨重的身體移到躺椅上來，身邊剛巧是銀行經理徐湘泉先生。因此帶着七分酒意打着飽嗝的對徐經理說：

「湘老，今天托胡大胖子轉達的邪話，想都已準備停當了？」

經理先生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在這個宴會就故意躲開這可怕的客人。剛才胡大胖子到行里來的那幾句頗富恫嚇意味的話，還清楚留在他們耳邊，可是，應該怎樣辦呢？連左右逢源的他也躊躇起來了。最後，他硬着皮頭裝着一付可憐相答着：

「尚老吩咐的事，湘泉那裏敢不盡力，可是這幾天千真萬確的銀根緊和寸頭短少，硬貨又拋不出，要是一下扯空了，……」

「徐經理，你這樣就真不够朋友了，那一個人沒有急需，那一個人沒有困難的時候，這次算

是給我成全這件事就是了。明天上午十時，我還是請胡大胖子到貴行里去，一定請幫忙！」

「呵？」

徐湘泉臉色也發青了，剛才澆下去的幾兩「頭糖」全部變做冷汗，直淌到脊骨上來，幸虧這時當差來請他聽電話，不然他還不知該怎麼下台。

在席後閒談中，大家也提到一些關於接收人員的醜態，和一些混水摸魚的把戲，這些內幕本來就是他們經營的資本，在他們談起來就簡直和談自己的家常一樣熟悉。

散席的時候，有一個人拍拍張尙卿的肩頭，低聲的說：「我們一路走。」他回過頭來看看這個人，輕輕地點一下頭。

承晚翁今晚也特別客氣，把客人一個一個送到門口，握一下手，客客氣氣的道別。

張尙卿和承晚翁握過手，輕輕地說了幾句話，最後彼此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便走到街上來。迎面一陣冷風把他吹得打一個冷戰，目送着另一些客人三三兩兩的走過，他却吩咐包車伙先到心心咖啡店門口等，自己浴着晚風慢慢走向小什字那邊去。

不一會，先前那個人追上來了。他們并肩走在冷落的陝西街，偶爾有一部吉普車瘋狂的從後面駛來，呼的一羣又向前駛去了。

「尙老，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

「有甚麼事。永勤兄？」

「好容易我在後天的班船上弄了幾個『位』。」

「那就恭喜恭喜了。」

走完陝西街。他們從打銅街拐彎，人也多了，市街也熱鬧了。梁永勤駛了兩部黃包車，照尙老的意思到心心咖啡店去。

才坐下來，永勤兄便心急的說：

「就因爲急着要回上海去，有一批儲單想脫手。尙老肯幫忙嗎？」

「這個，我……」尙老沉吟着。

「我知道老陳那裡要，但我不好開口。想請尙老幫幫忙，請老陳那邊通融一下。」

「這青黃不接的時候，我想，這事他不大好辦。」

「甚麼條件都可以，只要……」

僕歐送來兩杯咖啡，和一盤點心，而且對這些熟客特別殷懃的說着一些好聽的話，使得心急的梁永勤非常不耐煩，好容易才算把他支使開了。

「甚至，我還可以無條件的在船上讓出一個位置。」

「讓我考慮一下。」

尙老故意賣一個關子，心裡却在盤算着家裡那位二太太，天天吵着嚷着要回上海，這倒是一個非常現成的機會。可是，他依然不露聲色的，過了好一會子，才隨便的問一句：

「一共有多少？」

「不多不多，只這麼五十兩。」

「我明天答復你怎樣？」

「可是，我的確急得很，因為後天要開船，我……」

到後來，這心急脫手的人，簡直把嘴吧湊到尙老的耳朵裡噙噙的說了一大遍，總算到了最後，尙老冷冷的告訴他：

「明天上午九時聽我的消息。」

這話好像是禱晉一般，感謝梁永勤千謝萬謝的說了很多話，會過賬出門來還加上一大堆好聽的話，叮囑又叮囑，感謝又感謝的。才喊那黃包車回家去了。

在包車上，尙老把這事打算定了，既可以撈得一把現的，又可以弄得船位——「哼，一定要



兩個船位！」他咬緊牙根說，然後便在面上浮露了一些笑意。

二太太在家裡給他收拾好了旅行小皮箱，待他回到家裡，便嗽起小嘴撒嬌的說：

「你明天就飛了，我們怎麼辦啊？」

「我有辦法，你別急！」

「你有辦法！明天到這時候便可以在上海花天酒地的玩兒了，却丟下我在這裡活受罪，你真好忍心啊！」

二太太眼圈一紅，便撒起野來。尙老溫存地抱着她說：

「你和雪芳後天便下船，十天八天便到上海享福去了。」

「這話可當真？」

「騙你的是王八。」

「王八！嘻嘻。」二太太伸着那尖筍似的手指刮着他的面頰，兩個人便笑做一團了。

### 三

濃得化不開的霧，悄悄地把這謎樣的山城遮蓋起來了。

早晨起來，張尚卿擦擦惺忪的睡眼。推開鴉絨被，打了一個大大的噴嚏，看見窗子敞開，一團一團的濃霧擁着進來，他便大聲的嚷了起來：

「把窗子關起來啊！喂！」

他的大小姐張雪芳，匆匆的進來，把窗子關了。

「今天還付壞天氣，不要弄得不能起飛才好。」尚老自言自語的說。

「那就遲一天，和我們一起離開這鬼地方，那不是更好？」雪芳騰起和父親一樣醜陋的三角眼，毫無笑容的說着。

「是呀！上海又不是有人在等着他，」二太太在床上伸着懶腰沒好氣的答着話。「他倒像熱鍋上螞蟻，急得什麼似的。」

張尚卿在場面上雖以够硬够辣著名，可是，在二太太和大小姐面前却是從來都不敢稱英雄的。幸虧這時胡大胖子已越過門來，給他解了圍，他便趁機到客廳來接見這位得意的親情人。

「廠裡昨天出了事，工人爲了要求發薪水還推派代表和徐主任他們爲難，有一部職員也和工人們攪在一起，他們都說廠長拿他們的薪水做生意，連他們餓飯都不管，他們……」

「閉起你的嘴！」

尙老生氣的嚷着，嚇得胡大胖子不敢說下去。

「湘泉那傢伙那邊，昨天怎樣說的？」

「他還是推三阻四的不答應。」

「十點鐘你到行裡去提款，一個銅板都不准少！」

「是，是。」

「要關金，要大票，都要直板响，知道嗎？」

「是，是。」

胡大胖子滿口的是，可是，却始終沒有挪腿，好像心裡還有甚麼話不敢說出來似的，站在一旁等待機會。

張尙卿這時候却把甚麼事都拋開了，只一心一意的想着如何的去支配這留在重慶的最後幾個小時，一下子想到垣公那邊總不該不去親自辭行，因為聽說他的事這兩天便要發表，將來許多事情都要靠他幫忙；一下子又想到國際的袁素貞那窩心兒，實在來說不告訴她就這樣走掉也說不進去；一下又想到梁永勤昨晚懇托的那事，也需要自己到老陳那裡走一趟，說得好說不定還可以撈點現的，好再充實一下。可是，那來的時間呢？通知一來就要到珊瑚壩去上機，說不定還會改在

九龍坡起飛，那就更糟糕。

他們正在各想各的心事的時候，廠裡的總務主任徐仲年却氣急敗壞的跑來，趑進客廳哭喪着臉向老板訴苦：

「尙老，廠裡的工人吵得要死，辦公廳完全給他們佔住了，情形很壞，今天如果不發薪水，恐怕會鬧出甚麼事來呢！」

張尙卿的三角眼斜斜一乜，扳着一付鐵青臉孔，把一肚子氣完完全全發洩向這倒楣的闖來者的身上：

「你們管甚麼事的？——我昨天不是關照過了：如果那些工人要鬧，就拿我的片子去請軍警來彈壓，把幾個爲首的人抓去當異黨份子辦。這樣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你們這批飯桶，蠢豬，只知道吃飯不做事的傢伙！」

「可是，可是，」徐仲年心裡一發急，嘴吧裡越是咕里咕答的弄不清。「可是，可是，他們今天鬧得好兇啊！他們……」

「丟你媽的！——拿我的片子去！」

「他們都說廠長把廠裡的現款挖空了去做生意……」

豬羶！」

「混蛋！廠是我的，錢也是我的，他們要怎麼？——哼，明天你們就把廠關起來，餓死那批

「可是，可是，……」

「去你媽的！——還不滾！」

張尙卿揮舞着雙手，像趕蒼蠅似的幌動着。可憐的總務主任差不多要哭出來了。跟着這鬧王一樣的老板也是毫無辦法，而回去又一定會挨打；實在他倒是同情廠裡拿不到薪水的職員和工人的，這八九年來同甘苦共患難的渡過這痛苦的戰爭歲月，如今勝利的爆竹放過了，大家可還要這樣挨饑受苦，也實在是太不公平。可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滿以為這一趟來可以乞求老板的可憐，從腰包裡掏出一點，即使只有那麼一點點也好，拿回去就可以使得全廠一百幾十個職員和工人，以及他們的家屬都可以勉強渡過一些時候了。現在，眼看着已是完完全的絕望了，受住不良心責備的他，低垂下頭，含着兩眼的淚水，悄悄地退出來，又不敢回廠裡去，就這樣地走了。

把可憐的總務主任撵走了之後，尙老穿起海勃龍大衣，戴起了美國呢帽，拿起他那神氣十足的手杖，正想出門的時候，才發覺他的忠實的親信人胡大胖子還在那裡呆然坐着，他立刻又給引

起脾氣來了。

「胖子，你幹什麼？」

胡大胖子像皮球似的彈起來，本能的跑到門邊，可是，腳才跨出門檻又縮回來，決心的站定，回過頭來堆下一臉笑容，以最低微的最恭媚的一付乞憐相，像哈叭狗樣向他的主人發出哀訴：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到上海呢？」

「總有一天的，阿木林！」

尙老不耐煩的說着，他的手又習慣地揮着。要不是胡大胖子不是一向在他手下做事都很能幹精練，說一定在這正在生氣的時候，怕不一腳就把他踢開了。

胡大胖子幽靈般的呆站在那裡，平素在底下人面前的那種威風不知到那裡去了，只是噲噲的發出微弱的聲音：

「可是，我還有家眷啊！……」

「家眷？」尙老鼻笑着。「到了上海你還怕沒有摩登太太？——再說我自己的家眷不還都留在这裡。去吧，別噲嘛！幹正經事去！沒有幾個鐘頭了。只要你真心替我做事，——張尙卿幾時虧待了手下人！胖子。跟我來吧！」

尙老昂然地走在前頭，胡大胖子幽靈般跟在後邊。

## 四

到各個必須到的地方走了一轉，也同時解決了昨晚梁永勤的事，而且抓了一把現的，還拿到兩張船票，張尙卿便心安理得的回到家裡來。正在等消息的二太太和大小姐正焦急的等在那裡，待他才走進門來，便一陣風帶一陣香的迎出來，第一件事就是問她們的行期。張尙卿帶着一種異樣的感覺，彷彿剛才在袁素貞家裡同樣的心情，捏了一下自己的女兒的香腮，色情的打着哈哈怪樣的說：

「你們倒聯合起來對付我了。哈哈嘻嘻！」

「你究竟怎麼個主意，也好對我們說一個清楚啊！」

二太太首先開腔，就這樣愛嬌地埋怨着，隨後大小姐又緊逼地追問一句：

「你真的就想這樣把我們丟在重慶了嗎？」

大小姐把柔軟的身體扭起來，裝得非常愛嬌的樣子，二太太的嘴唇更嗽得又長又尖，襯起那小鵝蛋臉兒，倒更增加幾分秀麗，很惹人憐愛的樣子。尙老忽然想起一些晚上的事情，而且剛才

在袁素貞那裡他很受了一些刺激，但到底礙着自己的女兒的面子，自然不好過於任性。最後，便從衣袋裡掏出那兩張明日班船的船票，一把的塞進二太太的懷裏，發出異樣的笑聲在說：

「明天下午把行李搬上船，後天清晨開！」

「啊！哈！我們可以回上海去了，我們也可以回上海去了！」

像勝利那天的爆竹聲一樣，兩付同樣清脆而尖銳的女高音，同時迸發了不可收拾的笑聲。

「船要幾天到上海？」大小姐天真的問。

「行船坐車，這可說不定，十天八天到不了，半個月總可以到的了。那時候我弄好地方來接你們，包你們舒服滿意就是！」

「你坐飛機，我們坐船，你還好意思！」

二太太輕輕地打了他一下，到底還是滿意地簇擁着他走進內室去了。

緊跟着他們後面的，這時又來了個不速之客。

「尙老我給你道喜來了！」

來的這個正是最使尙老頭痛的仲政兄。他以為這傢伙知道他今天飛走的消息，特地趕來和他打麻煩，或者敲點小竹槓的，所以尙老愛理不理的冷冷地接待着這不受歡迎的客人。



仲政兄今天倒是一團高興的來報告好消息，他想憑藉這好消息得來討這自從亮起來便一向和他合不來的老搭檔的歡喜，一來可以使得這炙手可熱的紅人對他一改過去的冷落態度，二來也可以顯示他不是一個毫無辦法的人，所以他倒忽畧主人的冷淡，得意忘形的說了：

「尚老，我是特地奉命來報告你一個好消息的。」

「什麼好消息？」

張尙卿還是提不起勁的冷冷的回答着。

「垣公的事今天發表了。」

「真的嗎？」主人這時已換了一付好心情，這消息確實使他高興，同時他更懊悔剛才爲什麼這樣疏忽，應該去辭行的地方都去了，就只爲了袁素貞那里就攔得太久，竟然沒有去垣公那里，而垣公的事又是如何的和他的全盤事業有着一種微妙的完全有利的影响的啊！

「這是千真萬確的，他剛才特別叫我來通知尚老的。他決定下班飛機走，他還邀我和他一道飛——你打算怎樣呢？」

張尙卿這時忽然對面前這個冷落了近一年的老朋友親熱起來了，他緊緊地握着仲政兄的手，不厭求詳地打聽着有關垣公的事情的這樣那樣，心里却精明地盤算一切有關他自己的利益的許多

事情。最後主意打定了，也就毅然把自己的秘密向這平步登天的老朋友宣示了：

「這好極了！我給你們打前站，——回頭麻煩你轉告垣公，我今天到了上海，一定給他佈置好一切，一切都包在我張尙卿的身上。一句閒話！大家都是老朋友，哈哈！待垣公飛到上海的時候，我一定一部小包車接垣公上給他預備好的公館，一定沒有什麼差誤，仲政兄，哈哈！」

這一長連串的爆炸一樣的笑聲，倒把仲政兄的哈哈也引出來了。

「今天你就走？——尙老，你的確有一手！」

「彼此彼此。」

他們會心的大笑起來了。

胡大胖子捧着一個大公事包進來，把它慎重的交給尙老，而且咬耳朵的告訴他一些話。尙老滿意地拍拍胡大胖子的肩膀，慰勉了兩句。徐專員隨後也帶了班機的通知單來，告訴他一小時之後班機在珊瑚壩起飛，催他趕快去。尙老便立刻嚷着二太太，要她趕快收拾，胡大胖子却已揹着跑進寢室把他的旅行小皮箱提了出來，包車伏早就等在門外了。

尙老站了起來，和仲政兄緊緊的握了一次手。

「上海再見！」

胡大胖子，徐專員，仲政兄，和二太太，大小姐都送到門口，尙老便得意洋洋的坐上包車揚長走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重慶

## 復員途中

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有一部載客貨車，從南區公園的川湘總站開出，車旁寫上「加班專車」四個大字，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他們帶着五分羨慕五分妒忌的給他送行。

站上只賣了十八張票，車上却統共有十九個旅客和七個大大小小的孩子。剛才擠着上車的那種不愉快的空氣，直到現在還塞滿了整個車廂，行李堆得很亂，因此佔據空閒很多，而在車頭的前面，一個大胖子和他的瘦太太，以及三個小孩子一個手下人，那種「唯我獨尊」的半躺着的坐的姿態，差不多佔去三分之一個車廂。靠左首的一對穿得筆挺的年青夫婦，緊緊地互相擁靠起來的樣子，高踞着自己的兩個大皮箱架起的行李袋上，也是一付「目中無人」的相貌。此外靠右首前面還有兩個年青人，其中一個從開車起就打瞌睡，常常把整個頭枕坐在中間的一個抱着孩子的少婦的背上。另外一個，是一付孩子臉的老是東張西望，不時的拿出一包的「好彩」牌的美國香烟來抽，是一付帶着非常得意的憨相。他老是望着對面的一對青年夫婦，尤其歡喜看那年青女人

的睡態。至於其他的十二個乘客，在中排擠了五個，還帶了三個小孩子，其餘的七個和一個大孩子，就在車的後部高高低低的縮成一團，一眼望過去就只見到一些頭和大腿混在一起，很難分別出人來。

這一部專車在市區內行駛的速度很慢，但由於車的年齡太老和路面並不平滑，所以顛簸得很厲害。在林森路直駛的時候還好，可是因為司機不熟路徑，竟然過了儲奇門才發覺走錯了路，猛的刹住車，和倒了一個回頭，便弄得車廂內的乘客起了一陣可怕的紛擾。車廂內的最後的七個乘客，跌做一團，倒反罵不單聲來；而前面的那個胖子在吃了一驚之後，首先忍不住罵了一聲。打瞌睡的那個年青人，却破口大罵了。

「拆那個娘。還弗會開車就來當司機，拿我們來開玩笑！——豬糞！啥子啦！」

孩子臉的個那伙伴也幫腔罵了兩句，直到那車子停在渡口才住了口，又燃着一根美國香烟抽起來，輕浮地噴着煙圈。眼睛這回却訂在對面那年青女人的一起起伏的胸部上面。

過渡的車子相當多，待這部專車好不容易過了渡，又費力地爬上坡，在海棠溪車站那裡又辦了將近半小時的手續，這時候才算真正正的離開重慶了。這時候，車孩子臉的年青人，突然高興大發的想站起來，一腳却踹在他的前面的那個十歲小女孩的腿上，她呱呱的一聲哭出來，而他仍然

要伸頭到車廂外，看看那還罩在霧裡的重慶，輕浮的拋一個吻，大聲的喊：

「拜拜，重慶，拜拜，阿莉！」

回過頭想坐下去，又踹了那小女孩一脚，孩子哭得更大聲了。孩子的母親那中年婦人敢怒不敢言的哄着孩子；他却大模大樣的拍一下孩子的頭，演講一樣的大聲的嚷着，話里常常夾雜着一些英文，和四川土話。

「梳利，不要緊的，小娃兒。我們這一次離開重慶了。哈哈！離開重慶就是發財捷徑，哈哈！你看，那些狗入的龜兒子，啊哈！……」

坐在中排的行李上的另一個穿西裝的中年乘客，這時也隨聲附和幾句：

「重慶真是個鬼地方。要是住在南京上海多好，這時候都早就得其所哉了。而我們，你看，路那麼長，趕到上海，怕已經不是時候了。」

那對互相擁靠起來的夫婦，這時已經放鬆了一點，男的懶洋洋的望了那說話的一眼，像很不以爲然似的，嘴吧張了一下，想說什麼話，但立刻又把話吞回去。還是那孩子臉的年青人惡毒的挖苦一句：

「那你爲啥弗坐飛機？」

「儂以爲坐飛機快嗎？」那穿西裝的中年人說。「來拉上海弗出來的不是更快？——現在，還是都一家人了！哈哈！」

「那儂又爲啥出來？」

「嗯。」那穿西裝的中年人苦笑着沒有答話。

第一天，專車就在綦江歇宿，除了幾個本來就是結伴同行的聯同一隊去找宿處外，其他的也就各找各的旅館去了。

## 二

天才放亮，幾個前一天坐在後面的男子，已經爬上車去挪動那些行李。他們本來是好意的，因爲只要行李放得「合理」一點，大家也許可以坐得「合理」一點。這幾個人，有些是湖南的，有些是廣東的，還有一個是四川的，大家用着不相同的語言，交換着意見，但爲了共同的利害，意見倒是很一致的。所以不費甚麼工夫，便把車上的行李較昨天稍爲整齊的排列起來，正大大的捋了一口氣。想下車來找點甚麼吃的，那對年青夫婦却指揮着一個力夫，搬了他們的行李袋來。男的首先跳上車，一看車上走了樣，心裡已不高興，再看自己的兩個大皮箱換了位置，更引起

了他的肝火，立刻暴跳如雷的，用上海話大聲的罵着。隨後還立刻支使了那力伙。車來，拔出自已的大皮箱，擱在前一天原來的位子上。把其他的行李踢翻了，還是照樣的把大行李袋放在上面。然後氣沖沖的下來，對着站在旁邊正看得生氣的同車乘客，罵街似的叫着：

「啥人敢亂動車上的物事！哼！莫明其妙！弗見了東西啥人負責？胡里胡塗的！」

那個廣東人瞪大了龍眼核一樣的眼睛，手裡拿着拳頭，旁邊一個湖南人扯了他一把，四川人嘴裡却噤哩咕嚕的說着：

「下江人！——格個老子！」

那下江人正想發脾氣，廣東人把衫袖擻了一下，他一生起氣來，便索性用廣東話罵了：

「丟那媽！發完國難財又想發復員財，佢敢噲嚇就唔客氣啦！」

下江人看情形不對，裝作和他的新太太打招呼就走了。剩下來的幾個人還是一肚子氣的議論着：

「看他這神氣倒是欺善怕惡，銀樣蠟槍頭。」湖南人首先感慨地說，廣東人緊接着說：

「這小子是處長的裙帶親，平時就够威風的，這趟趁火打劫撈了一筆，現在又討了這個好差使，順風使舵的帶了個舞女溜之大吉。你以為他那兩個寶貝箱子裝的是行李呀！哼！——他姓崔



的底細我全曉得，下次他再敢嚙嚙，我就揍他！」

司機和他的助手來了，後面還跟着那個大胖子的手下人。他們彷彿在爭執着甚麼，而從旁邊一家小食店里鑽出那個孩子臉的青年，他很不耐煩的伸手進司機公里，用力按着喇叭，同時還大聲的喊：

「開車啦！開車啦！」

乘客都聞聲匆匆忙忙起來，尤其那懷里抱孩子的女人，更顯出一付狼狽的樣子。於是，那大胖子的手下人得意的說了：

「你看旅客都來了，你爲什麼不開車？」

那司機是個近四十歲的人，善良的臉孔填滿了多年的風霜。這是一個罕有的好司機，他耐性而且講道理，是一個有二十年歷史的熟練駕駛人。他帶着濃重的湘西口音解釋着：

「車子有毛病，不修好是走不得的。這一路去陡坡多，在山上拋锚可怎麼得了。總之，我們要以安全爲第一。……………」

有些旅客在點頭，但那位大胖子的手下却執拗着不答應，硬說王主任的公事要緊，這是「加班專車」，只管趕路，不管車子。善良的司機給弄得毫無辦法，還是那助手脾氣大，一句話不說

就揭開了車頭的遮蓋，拖了司機去商量量的找尋機器的毛病。隨後是他們兩個在沉默修車，而幾個下江人都在旁邊嘩啦啦嘩嘩的罵，其中以孩子臉的年青人的嗓子最響，他扯直喉嚨叫嚷：

「伊車呀弗會開，懂得啥物事！算我呢倒楣，碰着豬羶，談呀弗要談啦！……」

司機鄙屑地溜了一眼，還是沉默地在做他的工作。那胖子的手下又只好誇耀地說一聲：

「待我們的王主任到了沅陵，打個電報給他們的任局長，叫他滾蛋，這些弗識相的，飯桶，豬羶，赤佬！」

他便滿神氣的走了，隨後，那些下江人也走了，只剩下兩三個在看着修車。

### 三

到上午九時三十五分，加班專車終於離開了綦江。車行的速度相當快，但這上了年紀的老車子，恰如一匹老馬不堪勞役似的，常常發出不健康的聲音。車上的旅客，以那個抱着孩子的女人爲首，暈吐人很多，吐得最狼狽的是前面那大胖子的瘦太太。她現在簡直躺下來，一個人佔了五個人的位置，而車廂後面的幾個男客，這時更擠得像疊沙丁魚。四川人首先耐不住這顛簸，他也吐了，而且吐得很苦，弄得幾個人身上都沾有污物。孩子臉的青年還是在抽着美國香烟，和噴出

一個一個圓潤的煙圈；他的同伴還在打瞌睡，有時甚至發出呼嚕呼嚕的鼾聲。行走在這樣壞的公路的旅程，旅客簡直是在受罪。要是在我們國土上旅行也有樂趣的話，那真是一件奇蹟了。

還未到十二時，車子趕到南川，在招待所前停車。女客們像一些久困於病的衰弱者，一步一步跋進去，連飯都不吃就躺下了。這招待所有一個奇怪的規矩，每滿八人開一桌，不足額的是恕不招待，就爲了這規矩，把旅客很快便組織起來了。幾個下江人也很自然的圍在一個桌子上。

王主任自己佔了首席，三個小孩算兩個，手下人在下邊打橫，太太不開飯，剩下四席很自然便補下那對青年夫婦和兩個青年。他們圍在一起，話就多了，開始當然大罵那個司機，後來漸漸轉入各人此行的目的，和彼此客套一番。

「王主任這趟辛苦了，爲什麼不坐飛機呢？」那個西裝穿得筆挺，貼近自己的新太太坐着的男人，用慣有的諛媚的表情和抑揚的聲音說着。

「還不是爲了家眷？」王主任儼然唯我獨尊的說。「劉處長是令姊丈吧，他飛滬那天我也到場的，唔。」

「啊！劉處長飛得很匆忙，接到命令第二天就動身，所以，啊！」那男人用手托了一下鼻樑上的眼鏡，恰如其份的補說一句。「他的事只好代勞，就在重慶多耽擱了一些時候。車上的行

李還是劉處長托我帶去上海的。」

那孩子臉的青年，喉裡像是發癢似的，急忙插嘴來說：

「重慶真是耍弗得，不是老張拖着，我早飛台灣去了。」

他和老張眨了眨眼，老張還是懶洋洋的說：

「上海台灣不是一樣，其實，唉，都是一樣，都是一樣！……」

「你們兩位，我好像在任局長那裡見過。這次去上海怕有什麼要公吧？」

「我？」老張勉強睜一下眼睛看一看對方，隨後又意味深長的笑了一下。

「那麼，王主任呢？」那個姓崔的躲過老張的眼睛，轉向大胖子涎起一付笑臉問。

「我先把家眷送到長沙，因為……」

司機和助手忽然跑進來對大家說：

「車子有毛病，看大家意見，要趕路，還是在這裡歇下來，待修好車子明天走？」

孩子臉的青年立刻起來反對。

「這是啥個閒話！我們都是有特別要公的，就攔不得，一定要趕路。」

那大胖子的手下跟着響應：

「非走不可，非走不可！我們王主任的公務要緊，還是你這破車子要緊，莫明其妙！」司機無言的站在那里，助手代他回答道：

「趕路是可以，路上拋錨我們不能負責。……」

老張這輪却忽然振起精神來，趕過去一巴掌打在那助手的面頰上，氣呼呼的說：

「你們不負責，啥人負責？」

司機趕着拖開助手，還是一團和氣的解釋：

「有話好說，爲甚麼就動手打人？車子不好，有毛病，沒有修好就趕路，路上要是拋錨，還不是大家的事，所以我才特地來請教你們旅客，……」

「一句閒話，——要趕路！」

老張故意撩動他的衣衫，露出屁股上的手槍，亂揮手。司機知道這些特殊人物的脾氣，無可奈何的攤開了手說：

「好，我們就趕路吧！」

他和助手討了這一場沒趣，連飯也不吃就出去了。而孩子臉的青年，也學和老張同樣的神氣，拍拍褲腰帶，打着哈哈說：

「弗識相的赤佬，豬糞，飯桶！」

其他的旅客都沒有說話，匆匆忙忙的吃過這一頓不愉快的中飯，便沉默的上車去了。

#### 四

在路上，車子果然拋了兩次錨，好容易拖了三四十公里，趕到一個小站歇宿。

這天晚上的月亮好得很，那個姓崔的打了四兩白乾，弄幾碟小菜，和老張兩個在飯館兼客棧的門前小桌子下「擺龍門」。遠處近處都靜得像死了一樣，老板娘刷鍋的聲音成了唯一的騷音，此外就是老板在屋角落裏，吸着水煙的絲絲的聲音，和一丁點火星，亮一下又暗下來，又亮一下暗下來。他們三人現在已混得爛熟，很像本來就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從重慶的舞女，一直談到這幾年的一些官商兩面的軼話，最後扯到勝利後的生意經來了。姓崔的機警的掩飾着自己，但却用巧妙的話來挑逗對方。老張彷彿有恃無恐似的，侃侃而談的像道家常一樣說着自己。

「重慶這一次放爆竹真不知拖倒了多少老實人，林森路民族路多少行莊擱淺了撐不起來。這些蠢東西就是不會使把戲。嘻！你不看，也有人就在這一次放爆竹亮起來的，這真叫做有幸不幸也。」

老張講話是喜歡賣弄的，姓崔的看出這一點，所以就着實巴結幾句：

「這話對，其實鈔票天天這樣早晚不停的印，物價又那裏會跌的。不過，抵不住風險的拖倒一些，正是一大幸事呢！」

「做生意的要先出銅鋪，還有啥稀奇？」孩子說的青年有點天真也有點自負的接上一句說：「我是一個銅鋪弗出的，還弗是一樣的賺來大把鈔票，吃呀玩呀的就弗會愁過。」

姓崔的到後來把話頭拉到這一趟的生意經上面來了。

「跑上海要是坐飛機，當然一本萬利，像我們這樣走迂迴路綫的，也實在難啊！」

「難？有啥子難？」老張習慣地用四川話說。「這些就得靠通靠變了。當歸、貝母、冬蟲草、銀耳，那一樣不是一本萬利的財寶，而且我們還可以帶土！」

這話很有刺激力，姓崔的很像給刺中要害似的心里卜的卜的跳，他本能地鬼鬼祟祟的看看四周，那是一片荒涼死寂的夜景。好容易才定下心來，裝做若無其事的向他的兩個同行者涎着一付笑臉說：

「這玩笑可開不得，要是垮了，這是性命交關的啊！」

「性命交關？」老張冷笑的自負地說。「當然，事情可大可小，弄得不好，確是一件麻煩事

。可是，像我們，不是我亂吹，什麼天大的事還不是一樣！」

「那麼，……」

姓崔的湊到老張的耳邊說了幾句，後來他們三個人頭都聚到桌子上低聲地在談着一些話，聲音越來越小，遠望過去直有點鬼影幢幢似的，一些也不像有人在那里。後來，忽然嘯的一聲大家放開喉嚨笑了開來，三個身體差不多同時向後仰，一個用力的拍着桌子，一個用力的拍着自己的大腿，還有一個却用力拍着別人的肩膀。

這尖銳的笑聲，像夜梟的怪叫，劃破了這小村的夜寂，和引起可怕的回響，陰森森的使人感覺到這是一個沒有人的鬼域。

給笑聲喚起來的姓崔的那位嬌小的太太，在樓上伸出個頭來，怪聲怪氣的叫着那姓崔的小名字。於是，這一個奇異的夜會便宣布結束。姓崔的輕輕地拍了老張兩下，還說了一句：「剛才的話可當真的啊！」便眨一眨眼，指一指樓上，打着哈哈走了。

老張兩個就在門口撒一泡屎，打了一個大哈欠也盪回己的房間去了。

夜深的山村，是可怕的靜寂的。一陣一陣的夜風在呼嘯着，打得路旁的小樹簌簌的發抖。遠處有一兩聲狗吠，隨後便是一陣雞啼。



到東邊稍微有點發白的時候，司機已走到車子的旁邊，喚醒了睡在車廂里的助手，兩個人連險也不去洗，便又揭開車頭的遮蓋，爲了保護車子，也爲了對旅客負責，他們又根據昨天行車時的經驗，去認真的找尋這車子的毛病，和去設法盡一切可能的修理工這已經不中用的車子。

## 五

第三天的晌午時候，車在一個靠着縣城的站上停下來，旅客們都到站旁一家飯店吃飯。那胖子的手下人自然搶先佔據了最好的一張桌子，而且神氣十足的到廚房里去指三劃四，弄到廚師非常討厭。老張兩個進來得最遲，但一定要飯店先開他們的飯。善觀氣色的茶房，自從發覺了這不講理的旅客屁股那里突起個槍影子，也就百般順從的照着這顧客的意思去做了。只有那廣東人忍不得，他拍響桌子說：

「伙計，做生意懂得規矩沒有？那個先來也認不得，你眼盲的呀！」

「是，是，是，」茶房小心的陪着不是。「你先生的菜馬上就來，馬上就來。喂！五號的炒豬肝要快！」

碰着這樣的茶房，欺硬不欺軟的廣東人也沒有辦法了。其他的幾個更是不敢聲張，反正是大

家都吃完才能跑的，所以也就忍下了。

這一頓午飯吃了半個鐘頭，可是，好心的司機却寧願犧牲這一頓午飯，和助手兩個，又揭開了車頭的遮蓋，找出毛病來苦心的修理。這樣一來，又引起了剔着牙籤的下江人一頓毒罵，那孩子臉的青年甚至板了一下他的臂膀罵他。

「別人開車弗像你這個樣子，硬要找出毛病來就攔時間。其實這樣的老爺車子老毛病多來死，你不修它倒嘸不大毛病，馬馬虎虎弗是算了。懂得哇，開車的！」

「毛病不是找出來的，先生。」

司機只說了這樣一句話，還仍舊埋頭的做他的工作，不再解釋什麼了。

正在大家感到候車的無聊，忽然走過來一個穿中山裝的男人，他大聲的問：

「那個是司機？」

司機全神貫注在他的工作上，沒有聽見，旁邊一個湖南人代他答了：

「有什麼事呀？」

「車上坐了好多人？」

那湖南人呆了一下，一時答不出也不願答這唐突的問話。

「我有兩個朋友要搭這車，知道嗎？」

孩子臉的青年忽然生氣的插過嘴來：

「弗成功，全坐滿了！」

「什麼？」那陌生人也顯然光火起來了。「你是不是司機？」

這一來，倒把大家弄呆了，因此大家都沒說話。那陌生人更擺出一付可怕的猙獰臉孔，大聲的叫嚷着：

「司機在那里？」

「你問他。」孩子臉的青年有點尷尬的指那指在修車的司機。

「你不是司機，不許亂講話！」

「儂是啥人，格神氣的！」孩子臉的青年有點畏縮的，低聲說一句，便想退出這爭執的場面。可是，那陌生人却突然翻起臉孔，伸出手來板住孩子臉的青年的肩膀，不容氣的說：

「你這傢伙是那裡的，拿證件來看！」

到這時候，孩子臉的青年也氣呼呼的拍拍褲腰帶那里，硬碰硬的指着車子說：

「你看是什麼車子！」

那陌生人鼓起兩腮，瞪了車子一眼，便氣沖沖的走了。孩子臉的青年看着對方這樣不經嚇就溜走，他就洋洋自得的指手劃腳的稱道着自己的功勞，直到車子修理好了，大家上了車，他還沒住口。

車子的馬達發動了，正要離站的時候，通縣城的大路那里，那陌生人領了五六個人趕來了，他舉起手上的短槍，向空放了兩響，喝停了車子大聲的嚷：

「裡面有奸匪，停車檢查！」

車只好停了下來，攜帶槍械的五六個穿便裝的人員圍住車子，那陌生人硬要旅客下來檢查。那廣東人第一個跳下來，生氣的問：

「什麼事，這樣沒有道理的。」

「不管你事，走開！」

廣東人挨了一槍把子，只好忍氣吞聲的站在一邊，其餘的人都只好罪犯一樣爬下車來，那大胖子的手下人送來一張卡片，陌生人看了一眼沒說什麼。那姓崔的學樣也親手送過一張卡片，堆着滿臉笑容說了一番好話。但那陌生人還是大聲的喝：「下來！」他也就只好下車來了。

最後，那陌生人用短槍指住那孩子臉的青年人，破口喝罵道：

「你這孛子養的雜種，快給我滾下來！」

老張從口袋裡拿出個什麼東西，在陌生人的面前揚了一下，另一隻手攔住褲腰帶的手鎗，鎮靜的說：

「都是一家人，有話好說啊！我是從重慶來的。」

這話把這陌生人弄呆了。老張立刻攀着車沿站起來在他的身邊說了幾句話，又拿剛才的東西照了眼，再拍拍他的肩膀。了句笑話，這樣一來更使得這拿鎗的人不好說話。於是，他們握過手，互相敘過了些客套。然後這漢子回過頭不想跳下車去，忽然想起這樣很難下場，所以還是大聲的喝道：

「打開箱子檢查！」

於是，他便以無上權威的神態，亂翻旅客行李，尤其對剛才衝着他的火的那個湖南人和廣東人，更是吹毛求疵的亂翻一通，待要看那對青年夫婦的箱子時，那姓崔的臉上忽然發青，忙使眼色給老張，於是，老張立刻站起來說：

「那是我的。」

這一場檢查的喜劇就算這樣了結了。那拿鎗的人臨去的時候，支使了他的兩個朋友上車，隨

後揮一揮手，善良的司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便開車去了。

## 六

這部「加班專車」好容易拖到龍潭，到的時間還未過午，可是，那善良的司機和站上交涉的結果，回來對旅客們說：

「這部車要大修，站上已經發車了，大家請下消息一下，打了行李票的行李有我們照顧，手携行李各自帶下車，對不起啊！」

一小時之後，車是撥好了。可是新車的司機是個粗漢子，他弄停妥一切，便和助手回家去了。約莫再過了兩小時，他把一家大小都帶着一道來，還上了三件大行李，車頂還捆了他的簡單傢具。車上多了三個人，而且座位又照原來車票的號碼編了一次，首先引起不快的是那大胖子王主任，因為他連三個孩子帶手下人只有兩張車票的號碼，所以他大發雷霆的罵那司機：

「你這是怎麼攪的，簡直豈有此理！」

那司機斜着眼睛瞪了他一眼，毫不在乎的答道：

「我就是這樣！」

大胖子的手下人趕快站起來幫腔：

「這是加班專車，不是你私人的車子，曉得哇！你不能耽誤我們的公事！」

「這是我的車子，——出門人沒兩句的好，你們不要我的家眷坐車子，我就把家裡搬回去，今天不開車了！」

那司機氣呼呼的關住那已發動起來的馬達，他自己就滿不在乎的下車去了。

這一來自然引起車上旅客的一場議論，最後是老張，姓崔的，和那大胖子的手下人，氣鼓萬丈的蜂擁到車站去交涉。可是，站長說站上的確沒有車子，這一輛還是勉強撥的，因為川湘的規矩，車是由司機承包的，除了汽油和輪胎的消耗，一切都歸司機負責，而這一部車本來是不預備開沅陵的，司機要搬家也是事實。幾句說不盡的苦衷，和事實上的困難，總算把這幾個旅客的氣焰壓了下去，而且好容易把司機找了回來。他大模大樣的坐上司機台，回頭來盯了一眼這些愛擺臭架子的官，帶着一副鄙夷的神氣，彷彿在說：

「你別欺負我們這些人，我們也一樣的瞧不起你的！」

呼的一聲，汽車像生氣似的猛的向前撞一下，便飛快的向前開去了。

（三十五年一月長沙）

## 歸來

—

我回來了，我終於回來了。

可是，這就是我的故鄉嗎？——這是很難說的，也許是，也許不是。

當在新堤那里登岸，正是這都市初醒的清晨，一種新鮮的謐靜的感覺。隨着晨風輕拂着我的面頰。於是我帶着異樣的心情喊了一部車子，和我的孩子先坐了上去。

車子從靖海門拐彎，轉入中華南路，這是一條稍爲有點傾斜的路，兩邊騎樓底下的金舖，都還沒有開門，只有三兩早食店門口噴着乳白色的水蒸汽，行人還不很多。拉車的潮州人，很像不大熟悉這些街道，拖在這樣一條上坡的路，大嘆着倒楣，邊擦着額上的汗，邊在費力的拖，過了那古老的牌樓，已清楚地看到「鷄林」兩個大字，我好像看見一個熟朋友一樣，頻頻地點頭，心里爬上一絲終於回到故鄉的笑意。

最後我還到了街口了，車不能進去，便抱着孩子下來。在付車錢的時候，看見街內走出來



一個人，我忘形地大聲的叫喚：

「哥！」

「哦——」

一付蒼老的臉，先把眉心皺緊，兩條濃眉給擠成一個「一」字，睜細着眼睛，很久很久，才寬開了一下鼻下兩條虎紋，嘴唇也張開了，露出由心底里發出的笑意。又很久很久，才迸出一個濃濁的單字：

「你！」

隨後，哥抱起了我的孩子，孩子有點怕生，他哄着孩子，和我并肩去進街里去。我很驚奇，因為我竟然和我的哥一樣高，已經不再和離開時那樣起碼差半個頭了。雖然只不過十來間屋子的距離便到家，哥還是一連串的絮絮叨叨的講着一些家常，雜亂無章，東拉西扯，一下子是問話，一下子是述說，一下子是回憶。我想當時我也一定是同樣的夾七雜八的說了好些廢話的。

我緊跟在哥的後面踏進了門檻，這是一家旗下式的大屋，有一種朽腐的氣味在發散着。以前也許還是什麼芝麻點大的滿洲官的旗下官邸，現在却一定已是一家破落戶的最後房產了。哥告訴我：我們在這裡每月化八千元租了一廳二房，材料雖然單薄，房子倒還可以。最後，哥還輕輕的

瞟了我一眼，低聲的說：

「他要賣，三百萬，有二十多井地，」

我從這話里聽到哥的心聲：「你回來了，就買了它吧！」於是，我只好故意裝作啞的若無其事地不表示任何意見，但我到底忍不住打了一個冷戰，和把剛才還在船上時的那種希望自動的取消了。

把孩子放在廳里，哥自己走進後面去，我也拖了孩子跟了進去。

一個小天井，旁邊是一個發臭的溝渠，稍後是一個只有三方尺大小的廚旁。那裡站着一個老女人，又矮又瘦，身上穿着古老的布質短衫褲。她忽然回過頭來，我大大的吃了一驚，同時又本能地低聲的喊喚：

「媽！」

她已經沒有了豐滿的臉頰，因此那失去了彈性的臉皮下垂着，臉上盡是一些數不清的老年人的皺紋。上顎因為沒有了牙齒，上唇便扯長了蓋下來，做成一個窩形，顯得下巴更尖削。

我們重新在客廳里坐下來，嫂也把她的孩子們梳洗和穿着了走出廳來，媽和哥便你一言我一語的搶着講一些家里的瑣事，嫂有時也插入一兩句。媽的眼睛有點潤濕，很久的，我才算聽進耳

桑去的一句話，就是媽說的：

「我以爲你這一次回來看不見我了。……」

以後便是一陣又一陣的嗡嗡的聲音，我已分別不出這些話句，更無法去了解這些話句所包含的意義。這時候，我好像墮入了一個思想的網裡。那幾次想掙出這網，結果還是始終在網的四面碰撞着，無法解脫。八年整整的離別，長期的消息隔絕，這一切都使我沒有辦法可以爲自己理出一個清楚的思路出來。

「九嫂呢？」

最後，還是哥先提起，孩子也跟着喊起媽來了。

「哦！她們還在船上，還有幾個朋友、一同來的。」

這時我才算清醒了過來，哥抱了孩子，和我一同走了出來，想再趕到碼頭去接她們回來，那曉得得走待一段路，她們已等得不耐煩，坐着車子載了行李來了。

## 二

「聽說你老弟回來了，恭喜恭喜！」

有一天，當我坐在房裏發悶，却來了一個客人。我沒立刻就走出客廳來，實在我也懶不願意出客廳來和這些姨媽姑爹之類應酬，這幾天已弄得我够慘了。妻還常常爲了這個和我生氣。我也想我個機會和媽，不，就和哥說清楚，我不是奉命飛來「接收」的紅員，這八年來我和她們一樣的過着逃難的生活，也一樣的給生活壓得透不過氣。但始終沒有勇氣去說，每天每天就只在房裡發悶，沒有一個了解我的人可以讓我痛痛快快的說一句自己願說的話，這苦惱已够使我難堪，再加上這些日子以來家裡買柴買米的擔子很自然的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有時真有點後悔這一次的歸來了。

「阿九，細叔來了，出來呀！」

我只好順從的出來。

客廳里坐着那一位客人，大概就是細叔。一付狡猾的臉孔，一身香雲紗衫褲，和手里拿着一枝俗語叫做「針嚙」的自己捲的熟烟，眼睛眨呀眨的打量着我，嘴吧裂得很大，露出一口黃牙，送過來一陣臭氣。

「九哥唔認得我了，現在長得又高又大，大個佬了，呀！發福得多了呢！這幾年在那裡發財呀？最近從那里回來啊？」

「重慶。」哥代我回答。

「重慶是個好地方啊！多少從重慶回來的人，現在都買了屋置了田，發大財了呢！」

跟着是一陣怪叫似的笑聲。

我毛骨悚然的坐在客廳里，好像給囚在一個可怕的籠子裏的困獸，連一句客套的話也說不出口，還是哥滿高興的和他答訓。他們講到我的童年生活，還特別說明這位細叔和我的交情，譬如說當他和我們住在一條街上的時候，便曾經天天帶我上茶樓，偶然一次滲帶我去也一定包兩個大飽回來給我，諸如此類的，說了很多很多。待兩杯茶喝過，第三枝「針嘜」也抽完，那位細叔習慣的用衫角抹抹唇邊的口水花，才提出他的正經事來了。他從口袋里拿出一張紙，遞給我說：

「九哥看看歡喜那一間，西關河南，古老大屋或者石屎樓，隨你揀擇，價錢也很克己，一二千萬的有，四五百萬的也有，只要九哥合意，細叔沒有介紹錯的。」

啊！我現在才明白，又是一個房屋經紀，我隨意的看了一下，便交給哥；哥却有認真的一條一條的看，而且和細叔認真的商量起來。

最後，我實在耐不住，便站起來告一個罪回房里去，抱起孩子狠狠的親了一下。孩子却嚷着要到客廳去，我幾次制止她，她還是硬要去。沒有辦法，只好抱了她走出來，正好那位細叔也

已意興闌珊要告辭了，我便順勢送客。

「這是你的千金？」

「是。」我無精打采的說。

「幾歲了？」

「四歲。」孩子自己搶着回答。

「乖乖！是那里出世的？」

「桂林。」我說

「九哥真是個大人物，什麼大地方都給你走過了，哈哈。」

「又是一陣使人毛骨悚然的怪叫似的笑聲。

我送客到大門那裡，哥也跟着送了出來。他臨走的時候，還回過頭來說：

「過三五日再來聽消息。九哥！細叔不會介紹錯你的，價錢好商量！哈哈。」

我趕緊把大門關上，總算把那怪叫似的笑聲關到門外去了。

吃飯的時候又來了一個女客，哥告訴我那是「衿婆」，六十歲上下的年紀，精神倒蠻好，人也很大壯健，但那付食相却有點可怕，用筷子從碗面翻到碗底，才挑中一塊塞到口裡去。她媽說

了很多閒話，譬如說兒子從重慶回來菜也不多買一點呀。慳儉也不是這個慳儉的樣子，老人就是靠子享福的。諸如些類的數說一遍又一遍，媽只有常常溜眼盯着我，意思是要我回話，我却裝作沒有看見，一聲不作，只管吃飯。妻很過不慣這種生活，顯出一付很不高興的樣子，飯沒吃飽，就把孩子打得哭哭鬧鬧的，抱進房裡去了。我吃完飯，揩一把臉，就把衣服穿起來，想跑去街去躲避這些可怕的煩擾。

待我從房裡出來，正想出門的時候，哥却趕着上來拖我一把，低聲的說：

「你有錢，就拿二三元給衿婆吧！」

我一肚子氣的伸手到袋子裡摸出一千元塞到哥的手裡，還不自覺的向那又肥又胖的「衿婆」投了憎惡的一瞥，連妻和孩子從房裡喊出來的叫喚也不管，掉轉頭便推開大門上街去了。

### 三

我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着。

從惠愛西路一直向東走，兩旁的房屋似乎一切都還是以前的那個樣子，但却彷彿又和以前大不相同。舊南海縣街有一幢房子，十八年前曾經是我一個好朋友的家裡，在中學時候我還在那

里渡過兩個整整暑假。公園前我常去吃中飯的那家美珍居，那時候還是一毫子五碗苗白飯，現在換了招牌，粉刷一新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財廳前依舊是城內的市中心，非常熱鬧，但以前又矮又胖的山東籍的交通警察已經不見了。從這里向右拐是永漢路，也就是雙門底，每年除夕的花市還牢牢地印在我的記憶中，但現在雖是正午，却也零落得很。靠東的一排房子沒有了，只有一列危牆或空樓。禺山市更是冷漠，不如昔日的繁榮。啊！永漢分局，這在抵貨運動的當年曾經製造「雙十慘案」的地方，現在還是一樣巍峨壯麗，門口的血漬早就給十多年的時間打掃乾淨了，但那一穿夏季的制服的警察，和配在身的槍，似乎還依稀留存着當日的威風。吉祥茶樓也改了大酒樓招牌，高第街彷彿越來越狹窄了。到了萬福路口，我站住了，這就是我離開故鄉之前被炸傷的地方，現在却必往着車輛和行人，很像已無人記起當時大轟炸的慘象。我不忍再站在那裏回想，於是又轉頭走回來。這樣走了很久很久。我的腿也酸了，可却始終無法可以使得我的精神感到諳靜。我彷彿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對每一條馬路每家鋪戶，都似乎認得，也似乎完全不認得，一種異樣的雜堪，像一條夏天的冰棒在冬雪的日子，從我的頸子那里直探進我的背上去，使得我十分難過。

這就是我的故鄉嗎？我很難為自己解釋：是，或者不是。當我從重慶首途南歸的時候，我的



確是帶着很高的熱情，在路上我也曾爲妻說了許多回到故鄉的計劃，可是，現在這一切都失去憑藉了。當勝利那一天就爲我做成的一切對於光復了的故鄉的幻想，現在已澈底的知道是百分之百的海市蜃樓而已了。現在，這個地方和我這八年來逃難生活所走過的最骯髒醜陋的地方有什麼分別呢？多少帶了「重慶人」這個銜頭歸來的傢伙，早把這清溪一樣的故鄉變成一潭死水，報上只有物價飛漲，路屍增加，和劫案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兇的新聞，馬路上就是一片荒涼。每一個人過的生活比勝利之前還慘，每一個人都像世紀末日一樣在死亡的威脅底下爬伏着，不敢抬起頭，不敢講一句話，忍受着非人的生活。八年來的一線希望，如今雖已到來，可仍是一連串的災難，我還可能在這里住幾天，這是連我自己也不敢想的事。……

忽然，一只手拍在我的肩膀上。

「振華，早就聽說你回來了，但不知你住在那裡，好，我們去飲茶吧！」

我回頭來一看，原來是老同學陳寧光。一剎時我也像得救了似的，感到總算找到一個可以談得來的朋友的無限快意。他是我的小學同學，也是中學同學，以前一向都很要好的，八年來也曾時斷時續的通過幾次信，可却從未會過面。他本來是一個小胖子，現在簡直是個大胖子了，個子長得和電影裡的殷秀岑差不多，穿着一套外國料子的夏季西裝，襯衫是雪白的，領帶的顏色也很

鮮明，樣子漂亮極了，和以前實在已差得很遠。這時候有另一個感覺使我感到侷促不安，因為我是這樣又黑又瘦，像個猴子樣，穿的是平價布的襯衫，和平價布的長褲，沒有外套，腳上是一雙已經破了面子的輪胎底的黑皮鞋。我兩個走在一起，誰也不會想到曾經是同一個學校里同一班級的同一個位子坐的同學，而且還曾經同在一起博得多少同學以同樣的純號親熱的喊着的老朋友。但，我到底還是默默地跟隨着這一個老同學，走上大新公司三樓的國泰大酒家，找一個坐位坐下來，和享受女招待的招呼熟客那種親熱的招待，以至親熱的談起話來。

「你剛從重慶回來？」陳寧光這大胖子掏出一包「好彩」牌的美國烟，送過一枝給我，蠻高興的在問長問短。

我一時也忘記了彼此的距離，彷彿還和以前同一家中學里唸書的時候，一樣親切的懇談着後來，他忽然帶着十分惋惜的神氣說：

「你回來得太遲了！」

「旅費不易籌呀！」我極力的辯解着。

「在重慶住了一年的人也沒有辦法，我不相信。要是我，只要三個月，弄個關係參加什麼訓練班，現在就起碼放個縣長。」

我到這看出我們的分別來了。

「那你在重慶做什麼？」他忽然這樣問着。

「在江津鄉下教書。」

「教書？而且在鄉下？這可怪不得了！啊哈！我早在十年前就說你是一個傻子，你不相信，你看，現在不是給我批中了！」他得意的大笑起來了。

現在。我已清楚的看出我們的分別來了。

「你在重慶帶了多少錢回來？」到底是老朋友，他畢竟是很爽直的，完全是大胖子的脾氣。

「積蓄了半年，還借了一筆債，剛巧够路費，到廣州第二天就乾乾淨淨了。」

「那你家里呢？」他愕然了一會，隨後又再追問下去。

「自己的房子現在剩了一塊地和一堆破磚頭。」

「人多食飯嗎？」

「連我夫婦小孩，一共五六六小，還有一個寡嫂三個姪兒在外。」我覺得毫無掩飾的必要，同時也帶有點自尊的說了一個實情。

「那你怎麼辦？」

「我怎麼辦？哈哈！還不是這麼辦！」

我着實乾笑了幾聲。

他却實實在在的大笑起來了。他的笑聲里不知帶着一種什麼異樣的味道，我是這樣清楚的感覺着了。因此，我本能的站起來，正想拂袖而去，他却忽然認真的拖我坐下來，打開他的公事皮包，翻出一本支票簿，不假思索的拿那枝五十一號派克筆迅速的簽了「五萬元」，拿給我，低聲的說：

「老朋友，不要客氣！你今天就去銀行提了，趕緊買一担米，要快！記住，米要漲的！」

這一下，竟比任何更沉重的巴掌打得更難受，我臉上紅得發青，一時的矛盾心理，弄得我沒有辦法立刻鎮定自己。他看上一下手錶，說：

「還有一點鐘銀行就要下班，你再吃一點東西不要客氣，大家是老朋友！」

隨後他寫了他的地址和電話號碼給我，還要了我的地址，就匆匆的會帳下樓，順手塞給我幾張一千元的鈔票，還加說了一句：

「坐車子去，拿了錢就買米！」

他自己却喊一部車子，擺擺手就坐上去走了。

## 四

我還是在街上蕩着，沒有去銀行。街上的人走來走去，每一個人的臉孔都像很熟悉，每一個人的鄉音曾使我八年來無時無刻忘記過，但現在這一切却都那樣陌生，我甚至感覺到我竟然來到這無人的都市，而且沒有馬路，沒有店舖，只是一個荒坵，或者不過是一個亂葬崗一樣的墳地。終於，我還是回家了。

家裡還是這個樣子，媽的嘮叨，哥的嘆氣，嫂的咕哩咕嚕，和孩子們的吵吵鬧鬧。妻又再一次向我提出，不耐於這種生活，想要搬走。我却把自己關在房子裡，躺在床上看那部花四百元買來萬有文庫本的「儒林外史」。

這一天總算混過了。

第二天，我又害怕那些姨媽姑爹之類又來噲嚇，正想穿衣服上街去，嫂的聲音却在客廳里叫了下來：

「米又貴了，今天和昨天就差一半價，有人說明天就有一百元一兩米食呢！」  
這話可喚起了我的記憶，昨天的事又引起我的內心矛盾。最後還是下最大決心出來對哥說：

「這里有一張五萬元的支票，你想辦法到西濠口換了，拿去買米！」說完我就走了。

我的腳還沒有踏出門檻，就聽到到嫂在後面咕嚕咕嚕的說：

「有錢又不肯早日拿出來，要我們食貴米！」

待我出了街口，妻已氣急敗壞的抱了孩子趕出來，開口就發脾氣：

「這就是你的家——你自己可以一早出來，一晚歸去，却要我帶了孩子在家里沾受罪！」我立刻裝出一付笑臉說：

「不要生氣，我們帶孩子去金聲看卡通片。」

「你那來的錢？」

妻瞪着眼睛逼問着，我便一五一十的把昨天的遭遇告訴她，她也似信非信的呆了。

「這是怎麼攪的？」她說。

「管他呢！反正他的錢也是刮來的，我相信。」

「不過，我們也得尋個事兒做呀！」

「那里去尋呢？」

「聽說老林回來做了官。」

「那個老林？」

「桂林教書的那個同事。」

「算了吧，做官的朋友還是少去碰釘子的好！」

「你就是這脾氣！——你不去找，人家那會把事情送上門來？」

「我們教書的還是安份守己的好。」

「看你這傢伙，去找個把朋友尋差事，又不是偷又不是搶，動不動就拿什麼安份守己的大題目來壓人家。……」

「好，好，要去就去，你總要碰了釘子才舒服。」

於是，我們到了老林的公館。林太把我們安頓在客廳里，還拿了一些糖菓給孩子吃。以前很瘦的林太是個癆病鬼的樣子，妻剛才在路上還提到那一次她跟我們借米下鍋的故事。現在一別兩年人可大不相同了。身上的肌肉都長得很豐滿，但仍是一付苗條的樣子。雖然在家里，衣服也穿得很講究，臉上還打扮了一下，手上帶着臂鉤，手錶、和戒指，走路也扭扭捏捏的，講話更嬌滴滴的，儼然一枝開得正適時的鮮花，以前那種寒酸的邋氣都不知那里去了。回頭看自己的妻，還

是那件在桂林縫的夏布旗袍，兩頰深陷進去，突出兩個高顴，手臂越來越瘦。這幾年給孩子的拖累，她已顯得十分衰弱和毫無生氣，但今天竟然和林太歡天喜地談起家常來了。

「老林近來應酬多，晚上睡不足，起來的很晏。我又不好叫他，真是對不起。你們還是第一次來，今天一定要吃了飯玩一天再走！」

說着這位嬌滴滴的女主人忙着吩咐用人買菜去了。華麗的客廳裡就只剩下我們，我呆望着妻，妻呆望着我，大家相對無言。只有孩子，却在貪饞地吃着糖菓，津津有味的樣子。

到吃飯的時候，老林到底起來了。

「那位？——啦！原來是振華兄，對不起，請稍坐一會。」

老林的假驢子在房裡叫着，我也只好虛應了幾聲。後來，竟然過了將近一個鐘頭，人還沒有出戶來。漂亮的女傭把一碗噴着熱氣的什麼東西拿了進去。隨後便聽到他夫婦倆刺耳的笑聲，再過一會。還是林太先出來，尖聲的叫嚷：

「開飯！」

漂亮的女傭端出菜來，當中一古子清燉雞，兩大碟番茄牛，青豆豬肉，炒豬肝，和荷包蛋，此外還有兩個小碟：煎曹白鹹魚和炒油菜。好豐盛的菜式！我開始還以為是爲了請我們的客才這



樣預備的，但林太却對女傭說：

「添兩雙筷子！——不，添够三雙。」她還轉頭向我們說：「對不起，今天沒有預備什麼菜，委屈一下，改天再請你們吃晚飯。你們剛從重慶來嗎？」

「是的。」妻說。

「重慶最近有甚麼新聞？」

「我們離開三個月了。」妻有點不好意思的答着。

「路上就攔了這樣久？」林太驚詫的看着我們，妻正想老實的告訴她路上爲了路費不够，我趕緊插過一句：

「在貴陽住了兩個月。」

「啊！」

老林這時才從房裏出來，他穿着絲質的睡衣，留了小鬍子，頭髮梳得光亮的，好像招呼一個常來的客人一樣，伸出戴了鑽石戒指的短肥的手掌，我以爲他要過來握手，也就自然的站起來，那曉得他把手向飯桌那邊一擺，隨意的說了一聲：

「請！」

我們就吃起飯來了。

老林有一句沒一句的問着一些別後的情形，但常常是還沒等待我們回答，又岔到別方面去了。他對這些茶挑剔得很厲害，還大大的訓了那漂亮的女傭一頓。

飯後，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老林優閒的剔着牙，和咬着煙斗，舒適地繼續這乏味的閒談。

「最近在那裏恭喜？」

林太自動的拉入正題，竟問到我的職業，我搖搖頭，攤開雙手表示還沒有職業。

「做生意嗎？」

「是的。」我咬緊牙齒撒了一個謊。

於是老林夫婦都眉飛色舞的大談起生意經來了，他們好像數家珍一樣的衝口而出，就是好看清淡漲跌起落的行情。我本已十分不耐，早就想告辭，但因為剛吃完飯就走似乎太沒禮貌，便勉強多坐了一會。

不久兩位花枝招展的太太，三句話夾兩個英文字的嘩嘩啦啦衝了進來，沒談一分鐘，便說要攻打「四方城」，林太眼睛落在妻的身上，忽然這樣排議：

「三缺一，你也來一個好嗎？」

「我還沒有學會。」妻婉拒着。

「太太不行，老爺可以幫一脚。」那不知名的女客竟向我挑起戰來了。

我瞪着眼睛，無禮地向他們掃了一眼。

「我不會。對不起，老林，我們走了。」

「真掃興！」太太們鄙視地說，隨後又轉過口向林太建議：

「打電話給局長太，湊一個數！」

她們鬧哄哄的進小客廳去，我和妻抱着孩子悄悄地去了出來。

## 五

走到馬路上，我對妻說：

「怎麼樣？」

她嗽長着嘴氣呼呼的不作聲，我也覺得沒趣，便回家里來了。

想不到陳寧先那大胖子竟在家里等着我。

他大概已和媽及哥嫂她們談了很久。看家裡人對他那種必恭必敬的態度，和泛在臉上的那種

得意的神態，我心裡已多少猜中了，這傢伙已在這裡做了很好的政治工作。果然，從他和她們的談話的繼續，我已看出一個恩人的神像已在這寒酸的家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出去談談。」

大胖子站起來，邀約我到外邊去，叫了兩部車子又把我帶到了國泰大酒家。這回却找了個房座，還是那些女招待，涎開笑臉，招呼週到。大胖子捏了其中一個的面頰，笑着說：

「今天陪我看電影，敢不敢？」

「你不是老虎，我怕你什麼？」

「好好，你先出去，我有話要跟這朋友談。」

於是他一本正經的跟我說了：

「你家境不好，人口又多，我想我們不要客氣了。教書在這裏不吃香，現在已不是要求清高的時候，我想你還是幫幫我的忙，我也不會對不起老朋友。只要三頭五月，你自己也可以掙出一份家私來，你以為怎樣？」

「我？」

雖然是意料中，但也頗有點使我難堪，臉上發熱，身上像給螞蟻咬着似的，週身發癢，一時

想不出適當的話來應付這樣尷尬的場面。

「你到底是老實人，我知道。可是，這社會就是這樣。偷拐拐騙，封候封相；忠忠直直，終須乞食！適應環境的事，不可爲而可爲，這就是今天的哲學！你一個人當然不要緊，可是一家老幼大小，你總不能讓『們捱餓。』」

他頓了一下，我仍然是緘默無言。

「我的事也很簡單，而且是正當的經商營買，既不犯法也不走私，你也不必怕壞了你的名聲。教書寫文章誠然清高，但清高不能飽肚子，給人罵一聲生意佬，也不妨害你爲人的正直。我這是一場老友的實誠，絕無其他的意思。而且是我當的經理，你做我的協理，在公司裡你也是一個可以話事的人，這也沒有降低你的身份，……」

我的內心充滿了矛盾，面前是兩條路，我將如何去爲自己的命運處決，這就難了。忽然，我想起以前在中學時代，我們同去自雲山那絕峯過中秋之夜，那時候的眼前這大胖子，是如何的一個面目，而現在却已是如何的一個面目。他是好惹的，我知道；但我却和他之間隔着一條多深的洪溝啊！

他竟然湊在我的耳邊講起一些體已私話來了，嗡嗡的一陣我只聽到「官僚資本」四個字，至

於如何如何我却越弄越胡塗了。

最後，我站起來說：

「我想我是很不適宜的。」

「你回去好好的考慮一下吧！」

「不。」

我竟然沒有呷一口茶，沒有吃一件點心，傲然的走了。

雖然走在熙來攘往的熱鬧的馬路上。我的內心却見寂寞和空虛的。茫茫的人海，擠來擠去都是一些豺狼和奴狗，那裏嗅到什麼人的氣息。我想回家，但走了一半路，却拐了一個灣，向着郊外走去，希望可以在郊野裡呼吸一點新鮮空氣。可是還沒走到方便醫院，便給馬路旁邊的一付僵直的屍體引起了更不快的感想。這是一個壯年的男子，但上體裸露着，清楚的可以數見兩排肋骨，肚子是鼓脹的，僅可掩蓋着的下體，是一條破爛的草青短褲。他的灰白色的臉孔很怕人，翻白的眼睛還睜大着，帶着很深的怨恨，瞪着每一個從他旁邊走過的路人，再走過幾步，是一個瞎眼的老婦，跪在路旁搗蒜似的叩 响頭。這是一條很少人來往的馬路啊！她這樣做可以獲得幾個路人的施捨呢？

忍不住的憤怒，我還是轉身回到熱鬧的市中心區來。路旁地攤擺着一堆破爛的雜誌，一個窮孩子在一旁坐着。我想起了：這就是五四那天搗毀書店所遺留下的僅有的痕跡。我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心情，化了二百元，檢了幾本較好的習見的民主書刊，也許是爲了留一個紀念吧，一以對給人間帶來溫暖的文化戰士表示敬意，一以爲「羣」恥的狐狗留下一個暴行的証據。我想，這一個多月來的遭遇，已使我認清了這曾經孕育我和撫養我的故鄉，但我還是很難說：這是我的故鄉，還是不是？八年的夢，跋涉五千里的歸來，我獲得了什麼呢？家庭，朋友，以至這都市的一切，對於我是多麼的陌生啊！……

故意在錯過了晚飯的時候，我才回到家里。

當我踏進門檻的第一刹那，我已清楚的感覺到這里曾經發生過很不愉快的事，而且這事情和我一定是有着很密切的關係的。但，我你舊裝做若無其事的回到房里，躺在房上，希望可以稍作休息，以恢復一天的疲勞。

媽是和我們同擠在一個不到方丈濶的小房間裡的，但她竟一天不進房裡來，妻呆在那裡，她大概想和我說什麼，我却閉上眼睛。

最後，妻耐不住，還是說了：

「我們還是尋個地方搬了吧！」

我只好睜開眼睛，呆呆地望着她，於是，她把剛才我出去之後的一連串不愉快的事，絮絮叨叨的告訴了我。我彷彿沒有聽進去。但其實不用聽也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個窮苦家庭所必有的糾紛，在米價從每百元二兩多驟然於兩三日間突漲至一兩多的日子裡，一定是越演越劇的了。所以，我沒有和妻說什麼話，因為我相信，無論說什麼都是沒有用的。

當給妻逼得無奈的時候，我只有這樣安慰着她：

「待我們找到工作，我們就搬出去，好吧？」

「什麼時候才找到工作呢？」

妻再逼進一步說，我搖搖頭。於是，我們的談話又僵持了。

洵奈何的，我又只好起身來，而且離開房間，到客廳裡來。哥正在那裡等着我，他正言厲色的教訓我說：

「有錢的朋友你也有，做官的朋友你也有，你回來一個多月了，天天就是這樣東跑西跑，不想自己也得顧一下家呀！家裡連每天的買茶錢也要東挪西借，房租欠了將近一個星期，房東吵着要我們搬，你也不在心一下，究竟怎麼打算的呢？想不到你也在社會裡混了十年八年，今年也是



三十開外的人了，還是這樣不懂得憂柴憂米的，難道真要一家老老小小的跟着你去乞米？……」

我推開門，一聲不作的還是上街去了。

## 六

勉強的又捱過了半個月，某地的一個舊同事寫信來邀我去代課。他在信裡坦白的說明學校的環境並不很好，待遇也很低微，但因為是在偏僻的鄉間，一家三口的簡單生活大概是可以馬馬虎虎對付得過去，這就比失業稍為好一點。他的態度是很誠懇的，而且說如果我答應了，他還可以為我籌旅費寄來。我把這事情告訴妻，還補說一句：

「這還是一塊鷄肋，而且是要去瞞着良心欺哄孩子，和為別人粉飾太平的。你看怎麼樣？」

「去吧！」

妻堅決的說。

於是，我只好無可無不可的給那朋友寫一封回信。一個星期之後，復信來了，還附了一萬元

的滙票。這事就算是決定了。

又是一個雨天的早晨，我又和妻和孩子，帶着那跟隨着我們經歷了八個年頭七個省份的帆布

袋，離開了家到新堤的碼頭上來，尋找着那艘將要開行的拖渡。這時正是都市的初醒的清晨，雖籠罩着濛濛的細雨，一種新鮮的諛靜的感覺，還是和初來時候一樣，隨着晨風輕拂着我的面頰。

「想不到八年的夢，却經不住殘酷的現實輕輕的一擊……」

我在感喟着。妻却比我更堅強的說：

「這是他們的勝利！可是，總有一天，我們的勝利必會到來的！」

「好吧！和鄉下孩子生活在一起，無論對他們，也無論對我們，都不會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的。」

我這樣聊以解嘲的結束我們的談話。

隨後我們便上了船，懂事的孩子似乎很知父母的痛苦，她天真的說：

「呢處唔好，呢處唔係廣州。」

我向妻苦笑，妻掠了一下地的小面頰，她害羞的低下頭，吃吃的笑了。

船開了。都市的影子越縮越小，漸漸的看不見了。



## 窮途

今天，外面下着雨，老人院裏更是愁慘慘的。

佈告牌上那張奉命遣散院內老人的佈告，給風雨吹打得像剝皮剝骨的，只剩下了幾個使人看了傷心的大字：

「本院邇來經費支絀，……遣散……實不得已。……」

院前那一株碩果僅存的老梧桐樹，發出沙沙的聲音，有點像替這一批可憐的老人提出同情的控訴。可是，這時到處都死一樣寂靜，又有誰來傾聽這悲哀的故事呢！

### 二

院長室裏，有一股洪鐘樣的咆哮的聲音，他痛恨一切的叫嚷：

「你們什麼都是有道理的！我們應該被趕出來餓死，這也是合理的。好，好。你們做得好！滾

有經費，沒有錢，老人院不辦就不辦！你叫那些老爺不要抱着姨太太去享福，我丟佢祖宗十八代！你是院長，我服從你的命令！我今天就滾，你不要担心。我是一個軍人，爲國家打了八年仗，現在我老了，不值錢了。好，好。我就滾！……」

「梁棟材，你要了解我，我和你一樣是上了年紀的人，可是我也得服從上級的命令！」

老院長的聲音有點哆嗦，他也很激動，但他也和被遣散的老人一樣可憐，他現在是連自己的命運能維持到幾時也無法預知的。

梁棟材畢竟是一個軍人，他大大發了一頓脾氣，後來還是馴順的離開了院長室，和離開了老人院了。

### 三

他將要到那里去呢？

他不知道。他已經五十二歲了，他從十六歲那年當兵起，算來已將有三十年的行伍生活。從一個三等兵到一個上校團長，那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胆汗如熱血換來的。他大大小小的打過一百多場仗，每一次都沒有死去，雖然他至少帶過三十多次花。他早已沒有了家，後來也曾娶過老婆婆

過孩子，在這次抗日戰爭倒反在安全的後方全給炸死了。聽說其中一個小女兒逃生出來，也已五年沒有音訊。他是一個地道的老粗，只知道服從是軍人的天職，和弟兄就是他的家屬，所以他老實到連發洋財的機會也放過了，甚且曾爲此而給記了一次大過。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因爲打仗打得好從營長陞到團長，到了後來，他却同樣的因爲打得好，在一次負傷之後，却給解了兵權，調到軍部做附員。這是他活了這五十年頭最難懂的一件事。可是，他已經老了，他慢慢的習慣了不會做事。其實除了打仗，他也不會做其他的什麼事了。既然不讓他打仗，他當然也就不做什麼事了。因此，抗戰結束，他也就優先得到了復員的機會。於是，他退役了。

從遙遠的安徽回到南方的家鄉，這一段艱苦的旅程，把他三十年行伍生活的代價——那一筆退役金完全化光了。可是，他總算找到一個舊上司，吃了一個月開飯，到完全證實他自己的家人已一個都找不到的時候，他完全灰心了。他想去做和尚，可是沒有一筆本錢，看看破塵世而回家也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慣寄人籬下，却到底還是不能不在那舊上司的公館裡，看着別人享福，自己却受冷落。有一天，他的舊上司忽然跟他講起肺腑話來了：

「梁棟材，你也不是不會發達過來的。當你做團長的時候，你爲什麼不爲自己老了以後的生活打算一下。現在，你還想再出山嗎？」

「我只會打仗，不會打算盤，所以窮死一世，哈哈！」

他的笑是一連串的乾咳，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大好聽。所以立刻閉口不笑。他的舊上司，那得意洋洋的將軍却忽然板起臉孔跟他說了：

「現在還有一個機會，看你可抓得緊？」

「什麼？」他的單純的腦筋是無法了解一個太複雜的事物的。

「你還可以帶兵打仗嗎？還有這胆識沒有？」

將軍撫着鬍子故意這樣反激他，他却想到另外一件事來的反問着：

「現在勝利了還要打仗？敵人還沒有完全投降嗎？」

「有軍隊就有仗打，不然要軍隊做什麼？」將軍自以為很幽默的說道。「不過，你且不管這些，我只問你願意不願意？」——最近，有許多軍隊要調去東北，有些還要整編和補充。如果你還有當日的雄心，我可以保你去，你還可以做一個上校。——東北是富庶的地方，這一次可不要錯過機會了。」

「不，我不去。」梁棟材斬釘截鐵的說。

「爲什麼？」將軍帶着非常惋惜的口氣，看着面前這個落伍的下屬。

「打日本打死了：英雄！打中國人打死了還要被人罵死一世，這差事不好當！」

「軍人是只管打仗的啊！——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連這也不懂！」

「我已經用了三十年！」退職上校的火氣很大，數年的抑鬱一下拚發了。「當初日本仔不要我去打，現在却要我去打中國自己人。我老了，我不打！」

「你的確老懵懂！好，你還是進老人院去吧！」

將軍不過賭氣說一句，梁棟材倒當真起來了。他連聲的接上去懇求：

「好，好。你就做做好事送我去老人院吧！」

於是，將軍果然把他送老人院去了。……

#### 四

現在，他又從老人院裡出來，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着。

這八個月的老人院生活，他彷彿住了八年，人也越變得蒼老了。由於營養不良，本來就在軍隊裡磨去了半生的他，現在變得更爲虛弱。三個月前他已開始不斷的咳嗽，他自己也知道實在無法支持很久了。可是，他畢竟是個強的老粗，他是一點也不關心自己的死活的。當然，死活是另



一件事，不過，離開老人院。總得找尋另外一個可以去的地方啊！

開始他也很想再回到那位舊上司那裡去。兩碗飯總該有得吃的。但他却想起那位將軍過着如此豪華的生活，而這樣一個老人院却要爲了「經費無着」而「不能不遣散」那一大批無所依靠的老人，當做一個人的他有他的自尊心和正義感，他現在是非常憤恨那樣的將軍了。他想，像那樣的將軍，只要從他自己和他的姨太太們的生活裡節省百分之二，已經可以維持這樣的老人院了。可是，他們不那樣做的，——「棺材又沒有橫廳，你也總有一百會死的，看你又有甚麼辦法帶了銀紙去閻羅王那裡再買一個將軍當！——我呸！」他吐一口濃痰在地上，還用赤腳板狠狠的踏幾下。於是他下了決心即使餓死也不找那樣的將軍！

他咬牙切齒的在街上走着。

街上的行人很多，有些匆匆忙忙的走着，有些穿得很漂亮，有些也穿得破破爛爛的。什麼人都有，但都惹不起他的注意；最吸引他的也許是那些穿着美國制服的軍人，威風凜凜的在他面前走過，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因此他感到是很大的侮辱。他總是一個曾經做過上校團長的人，有時他也不能忘記自己當做一個校官的尊嚴，可是，這世界實在是變了。空黃卡褲軍服的軍人。是再也瞧不起穿草青土布的軍人了。他自己是行伍出身，他知道什麼叫做服從，也知道怎樣尊敬上司

和更知道怎樣愛惜每一個士兵，可是，今天這些趾高氣揚的美國裝備的軍人，他們究竟是從那裡學來的這一套啊？他瞧不慣。但他到底記起來了，他已經不是一個軍人，而且他現在什麼也沒有。

忽然，有一個行人行近他，而且向他敬禮，和對他說：

「梁團長！你還認得我嗎？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他有點愕然的看着這陌生人，雖然很面善，可是，想不起來了。他的腦筋本來就很壞，現在是什麼也記憶不起來了。

「我是楊真。從前在梁團長手下當過連長的。」

「啊！是你，我竟認不出來了。唉！」

他果然模模糊糊的記起來，再仔細的認一下面前這穿黑膠綢衫褲的壯漢，的確還是那時候因為在前線搶了老百姓後來開小差的那個連長，倒不好意思起來了。——「這傢伙！他還認得我！可是，不知他現在幹那一行？」他正在猜想的時候，楊真倒自己先說了：

「梁團長，前面就是我的小店，進去喝杯茶吧！」

梁棟材跟着他到了一家開在三樓沒有掛招牌的商店，裡面有三五個人在談生意經，楊真却拖

他進房間裡來坐。

楊真這人還誠懇，一五一十的把自己如何開小差回來，如何辛辛苦苦的走貨，又如何如何的開起這家字號來，都清清楚楚的跟老上司說了。梁棟材也是肚裡留不住話的，也把自己從老人院被遣散的事跟他說了。楊真聽了也替他抱不平，慷慨的說：

「梁團長，今天那些做官的都是烏鴉一樣黑的，我早就看穿了這一點，你如果不嫌棄，就在我這裡委屈一些時再說，好嗎？」

梁棟材遲疑了一下，到底還是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

## 五

他一住就是半個月，在這期間楊真常常不在店裡，不過店裡的人也很講義氣，大家都很同情他，很關心他，他倒是無牽無掛的生活着的。

有一天，他閒着無事，跟店里一個人談天：

「楊真最近忙些什麼？他要什麼時候才回來？」

「他押貨去了。照理他早幾天就該回來，可是近幾天風聲很不好，不過，他是有辦法的，過

兩天便會回來了。」那伙計說，跟着還安慰他：「你老伯在這里，要當是自家人才好，我們和楊真是知己朋友，不要客氣！」

「你們究竟做什麼生意？」梁棟材懷疑地追問一句。

「其實我們倒是很正當的。不過，有時如果只做正當生意，會連老本都餓光，這世界！楊真這一去，實在不瞞老伯說，是走私！」

「走私？」梁棟材反感的大聲質問着。

「是，走私！」那伙計坦率的說：「這個世界，連做官的自己也在走私，我們走私也是萬不得已的。」

這單純的老人聽了，一句話不說就走了。

從此之後，他自己感到非常不愉快，住食都很不安寧，有時甚至故意規避着店里的開飯時間，寧願自己在街上毫無目的地餓飯，也不想回來吃一頓不要錢的飯。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忠厚到不能再忠厚的地步。他一定沒有做過一件自己認為不應做的事情，就是別人做了他也嫉惡如仇，不甘同流合污的。他本來想立刻離開，可是，爲了楊真沒有回來，不辭而別在他是不該做的壞事。他希望楊真立刻回來，而且要規勸他不去做這類的壞事，然後感謝他的好意，隨後才光明正大

的離去。

可是他又等候了一個星期，楊真還是沒有回來。店里的人好像很忙，也很像有什麼事情使他們煩惱，多數是匆匆地來又匆匆地去。吃飯的人越來越少了，有時甚至幾個常住在店裡的人，也不回來睡，他很奇怪，但又無法問詢，到最後他亦覺有什麼不吉的事要來了，所以，連他也覺得有點煩燥不安，甚至暗地爲楊真擔心，他以爲他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幸了。

突然一天，楊真回來了。他而且把快樂也帶來了，整個店裏一掃過去這星期以來的那種沉悶。他們在這一天晚上，割雞殺鴨的喝起酒來了。

在席間，楊真舉起杯，和大家乾杯，而且特別握着梁棟材的手，帶着酒意的要和他痛痛快快的乾三杯。他大聲的嚷：

「梁團長，我也死了一次番生，這一次我們要乾三杯！」

梁棟材和他乾了三杯。這一晚他和他都喝醉了。

第二天，梁棟材準備了一肚子話和楊真說，楊真却一早就出去了，到深夜才回來，看見梁棟材還沒睡，便來着他，還問他不想「宵夜」。

於是，他們炒了一碟錦繡麵，還斬了一碟燒鴨，兩個人就喝起「玉冰燒」來了。

喝得差不多的時候，梁棟材帶着一點酒意，開始傾吐他心裏要說的話。

「老弟，我已經五十二歲了，這世界我看够了！不過，我還是勸你，要好好地做人，餓底（吃虧）也要做。像你這樣，辛辛苦苦搵了錢，大大飲大食，不好靜靜地過一些安樂日子，要大把錢來在棺材開橫廳嘍笨七！」

楊真也有點酒意，而且經過最近這一次的刺激，所以也有點興奮：

「梁團長，你是好人，可是，這却是一個壞世界！——忠忠直直，終須乞食！奸奸狡狡，又煎又炒！我搵錢，是和那班兄弟搏命搶來的！不是這樣，真是卵毛也搵唔倒一條番來的。走私，的確唔好聽，那些大人物，那一個不扒不刮，州官可以放火，老百姓就不可點燈嗎？——我丟！總之，這個世界，辛苦搵埋自在食，有一日算一日，人地半斤我八兩，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總之，總之，就是這樣！你想一下，梁團長，你在前綫打生打死，做了八年上校，現在還落得這樣一個下台，是你對不住那些冚家劇，還是那些冚家劇對不住你！……」

楊真越說越興奮，滿臉掙得通紅，眼睛像要爆出火來，口水花到處亂噴，像要吃掉什麼人似的。

梁棟材雖然也喝多了酒，可是，心里還很清醒，三十年來的處世哲學把他訓練成一個非常純

品的人。楊真的話他不是不懂，楊真的處境他不是不了解，可是，他却從心底深處反對他。他總以為他是在做不正當的事，這是犯法的行爲，在他心目中，這是凡一個「人」都不應該這樣做的，因此，他雖然無法辯正楊真的話，但却以沉默代替了他的反抗。最後是楊真爛醉如泥的睡了，他却跟光光的直到天亮。這一個晚上他想得很多，甚至想到應該離開這地方。他向來是想到就做的爽直人，所以第二天，他告訴楊真說他要走了。

「你要到那裡去？」楊真懇切的挽留著。

「我要回鄉下去住！」

他撒了一個謊，這是他五十二年來第一次撒謊。

楊真挽留他不住，送了他一點旅費，還勸他很快的從鄉下回來他這裡。

## 六

他在一個小旅館裡住了兩個星期，把楊真送給他的錢一點一滴的花光了。

開始他本來想回到鄉下去住的，可是當他想到鄉在下既然沒有田地，而且在他一家人被炸死之後，僅有一間大屋，也給鄉下裡的兄弟拆了賣去。他回去連一個有瓦遮頭的地方也沒有，回去

又有甚麼意思，所以決心不去了。有時他也想着，假如他那沒有死去的小女兒還活着，現在也該是十七八歲，不是嫁了人，大概也還有兩碗飯食的。所以，當他在街上走着的時候，總注意着每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希望真有像那些舊小說書所寫的「奇蹟」出現。當然，這到底是他的夢想，他始終沒有找到他的小女兒，而他現在却已經一無所有了。

當欠下三天旅館的房錢，伙計和賬房都來催了三四次之後，這一天他就把僅有的一些替換衣服和手巾牙刷留在旅館裡，不敢再回去了。

他要到那里去呢？這一次又當真的到了絕路了。那位將軍那里，他連想也沒有想到要去找他；而楊真那里，他雖然想了幾次要去，可却始終都沒有去。他到底是一個善良的人，他這一次不去的理由，却是不願拖累別人，這幾天他已經想起自己是一個五十二歲的衰老不堪的人，大概距離死期已不很遠了。只是他一向都在刻苦地過着生活，習慣使他不容易死去。今天，他雖然已一丁沒有吃東西，除了背已有點尙僵，和脚步輕浮無力，他還不感到十分難過。到底他還能在街上徘徊至深夜一時許，到後來由於過份的疲勞，他畢竟也不能不倒在一個騎樓底下睡了一覺。

第二天，天才發亮他又給店舖里的人踢醒。他實在已疲倦得不能動，可還是不能不一步拖一步的走。



最後，他拖到了有名永安堂的樓底下，和一羣無家可歸的人一起，他倒下去就睡着了。

不知什麼時候，他才醒了轉來。這時候，他開始覺得肚子餓，至少已經兩天兩夜也沒有吃過任何什麼東西，和喝過一滴水了。因此，他眼睛迷胡的向旁邊的一些人討點什麼吃的或喝的。

一只粗黑的手給他送來半碗涼水，他一口氣的喝着，不時發出噎咳。他好容易把它完全全的喝完了，又迷迷胡胡的睡着了。

當他再次醒來的時候，他才發覺到他旁邊坐着兩個女人，都瘦得像條柴，而且也像衰老得不的了的样子。

「老傢伙，你醒了？好過一點了吧？」

他很久沒有聽到這樣甜密的安慰的話句了。他連一句感謝的話都說不出，只是張開口，呀呀的說了幾聲，女人們很像已聽懂他的話，其中一個站了起來，一會兒又拿了半碗「飯焦粥」來餵他，其中一個却感嘆的說：

「這老傢伙壞餓了！」

幾天之後，他又慢慢的復原了。

他開始熟悉了他的環境，他不止和最初幫助他的那兩個好心腸的女人做了朋友，而在這一偶有名的「窩」裡住着的人，都做了好朋友。他現在和他們一起生活，覺得非常快活，和在這裡發現了他的新天地。這裡雖然微賤，但却有善良的人性。他們之間有時也免不了要吵鬧，甚至打架，但在基本上，他們倒是非常一致的。在大家都討得到的日子，當然是討得多的多吃一點，討得少的少吃一點。可是，如果在討不到的時候，大家也能和衷共濟的，絕對沒有一個沒得吃的。日子當然不是常常這樣好的，沒得吃的時候越來越比有得吃的時候多，在這樣的時候，梁棟材是親眼看見的，有些年青力壯的，連同一些小孩子，他們常常打夥出去偷。偷到了，拿回來吃的時候，還是常常出于自願的分給一些乞不到的人吃。梁棟材就是這樣常常吃到分給他的東西的。善良的他，因此也常常爲這事情而難過。

有一天是落雨，大家都毫無辦法，一個叫做阿丕仔的小孩子偷偷的走出去了，他的父母却在爲了肚餓在互相埋怨，後來竟打做一團的打起來了。梁棟材正想過去勸勸他們，而另一個男人却抱了阿丕仔回來。於是，大家就圍攏去看。那個男人咬牙切齒的大聲叫嚷着：

「阿丕仔在大三元面前乞錢，看見一個打扮得花旦一樣的女人拿着一袋餅乾走來，阿丕仔肚里

靜了伸手搶了就走，眼看着要得手了，站在女人旁邊的一個花靚仔，——我丢佢老母個爛臭貨！他睇唔過眼就追阿彘仔，手長腳長沒幾步就追到了。阿彘仔丟了餅干就想走，那條花靚仔還不放手，三拳兩腳就把阿彘仔打成這個樣子！——丟那媽！你們看住阿彘仔，等我追去做佢世界！」

梁棟材一把抓那男人，苦聲苦氣的勸他：

「算了吧！現在去追也追不到了，還是救醒阿彘仔要緊！」

於是，大家三手兩拳的給阿彘仔搽藥，還灌他飲水。阿彘仔的父母哭得叫苦連天。

## 八

這一個晚上，梁棟材整晚沒有睡着，他看護着阿彘仔，也在想着勝利後的一切遭遇，他越想越難過，也越想越「化」。——自己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死了也不可惜，可是，像阿彘仔這樣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也要捱受這苦，這世界還成一個世界嗎？楊真說過的：「這世界要搏命的！」他也算是搏過命來的，可是，如今却是怎樣？難過自己就忍心要這樣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去偷去搶，搏命換來的食物餵養自己嗎？

「不！不！不！不！我也要搏命！」

他握着拳頭決心的宣言着。

天亮之後，他就勉強的拖着病弱的身體離開了這大家的「窩」，在街上到處的遊蕩着。

第一次在街市那里，他看見一個老太婆。手里拿着一抽牛肉青菜之類的東西，他就想下手。可是，他回頭一想，這是一個和自己一樣可憐的老太婆。也許搶了她的，她這一天早上就沒有茶。因此，他把伸出去的手縮回來。若無其事的走開了。後來他又死跟着一個買了一磅麵包的女孩子，走了很遠的路，却又垂頭喪氣的走開了。他就這樣三心兩意的在街上走着，整個早上沒有吃一點東西的走着。

後來竟然給他碰了一個機會，那是一個令他最憎恨的摩登女人，她打開了手袋拿出一張兩千元鈔票，在街邊買美國罐頭。他這時已毫不躊躇了，擠上前去，一手就搶了那張銀紙，回轉頭來就想走。可是，糟了，沒有走兩步，就給一隻手抓着，他用力掙也掙不脫，只好站定了，而且迅速的把銀紙丟在地上。而另一隻手却拾起那銀紙。恭恭敬敬的交還給那摩登女人，他却給抓了去見警察。

「把他帶到察局去——這老不死的，當街搶銀紙！」

這時候，梁棟材才抬起頭來看把他抓住的這個人。——丟那媽個爛臭貨，原來是穿美國軍裝

的軍人！

## 九

今天，聽說有颶風，天下着急驟的雨。……

馬路旁邊牆壁上的一張報紙，給風雨撕下了一大半，剩下的一小角裡印着一條平凡的新聞：

「……搶匪，……曾任上校團長，……因老人院……」

一陣風括來，連這一小角報紙中飄在地上，有個行人穿着軍靴剛巧經過，一脚汗泥踏了上去，把什麼都弄模糊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廣州

## 還鄉

伯和先生回村裏來了，這消息和第一道鑼聲一齊响遍了整個村子。

在茶館裏，大家正談論着這個問題：今天靜三公大祠堂分豬肉，怕有一場好戲看了。

「伯和先生不是人咁品的，他是第二名父老，應玄老四這一次的事一定會爆出來，大鬧一場的。」

有名的山狗豆皮財，指手劃腳的，飛得滿嘴口水花的說着。和他在一起的三四個耕田佬，隨聲應和着的站了起來催促着他：

「豆皮財，我們去大祠堂吧，鑼也响過了。」

「第二道鑼還未响，飲完這杯茶也未遲呀！」

豆皮財呷了一口六安骨，又好像吃了草龍，吱吱喳喳的講起應玄老四那件事來：

「應玄老四算是腰骨硬，從南天王那時起就做鄉長，做了大大十幾年了，好像我們陳村就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做鄉長！蘿蔔頭（日本鬼）要他做鄉長，現在燒過爆仗（勝利後）還是他做鄉

長。其實他這刮皮的也是好事多爲了，不怕大家咒罵，也要顧住雷公打啊！」

耕田佬阿球叔忍不住搭過嘴來無限憤慨的說道：

「上次掘祖宗山墳給蘿蔔頭開什麼公路，遠的不說了，臨要燒爆仗還賣了靜三公的公家田，今日分豬肉我看一定要鬧出事來的。」

「鬧出事來他也不怕的，這老龜公，面皮好似棺材板咁厚，就是鬧到官府他也不怕呢！」

豆皮財有點悻悻然的回答一句，阿球叔更火了，他說：

「老四就會刮我們的皮，一脚牛屎的耕田佬他可以蝦蝦霸霸（欺負），像伯和先生那樣的父老他還敢作什麼祝福？」

第二道鑼聲震耳的傳遍了整個村子。茶館里的人都差不多站起來結賬去了。

阿球叔他們也硬拖着豆皮財到靜三公大祠堂去，茶館裡這時候只剩下了一个揸水煲的伙計，他正想收拾一下，却看見在最後面一張桌子上還坐着一個人。

「喂！★祠堂分豬肉了，大隻牛，你還不去領錢？」

大隻牛垂頭喪氣地失神的望着伙計，沒說一句話，但到底還是站了起來，拖着屐板，有氣無力的走出茶館來，隨着路上的村人，向着村西邊的靜三公大祠堂走去。他剛剛從老遠的地方回來

，廿六年給拉去當兵。便在外面流了這整整八年，現在好辛苦的回到家鄉。田也沒有了，屋也沒有了，母親和妹妹又死得乾乾淨淨了，連一個瓦遮頭的地方也沒有，他還那裡有什麼心思分什麼太公豬肉呢？這七八天來，他被三嬖收容着，幫頭帶尾的混兩頓飯吃，但那深沉的仇恨卻常常灼熱了他的兩隻龍眼核大的眼睛，他真想吞掉什麼人那樣逢人就要發他的牛氣。今日很早他就一個人坐在茶館，直到現在晌午過了，才給伙計趕他去大祠堂，他自己却還是有點胡裡胡塗的呢！

靜三公大祠堂，是陳村合族人的祖祠，以前是巍峨雄偉的，現在却剩了一個架子。側間給人拆毀了，後座也倒了，面前雖然已很斑駁，但也還像一個樣子。不過門前那一張風水塘，現在却乾到見了底。塘邊的坭給耕田佬挖得七七八八，已經無法使人認得它的舊面目了。

今天是個難得的好日子。整整八年，這大祠堂只剩下一個看門的，也許有人還偶然看見他在門口晒太陽捉虱子。此外就是鄉長應玄四先生，有時也爲了自已的如意算盤到這裡看看。但他看過之後，這大祠堂就會少了點什麼，這是差不多每一個姓陳的都知道了的。

第三道鑼聲响過之後，村人們便沉默的在門口那里一個個領一支籤之後，還是沉默的跨過大門檻走進祠堂里去。正面大堂那裡，祖宗的神主牌整齊的排列在適當的位置上，但已很顯然的看



到一些位置是缺了牌主的，這就是八年來的損失了。

人，夾七雜八的，三三兩兩的，分散在大堂的各個角落，有些蹲着，有些靠柱站着，有些席地坐着，零零落落的樣子。靠牆那裡有一張很長的板凳，坐着的約莫多個上了年紀的父老，其中有一個小腦袋的，禿頂，下巴拖着一把雪白的鬍子，雙眼灼灼有神，也是穿着自夏布短衫褲，左手支着一條粗拐杖，右手拖着一個十歲的小孩子。這就是陳村的第一名父老，有名的伯和先生。蘿蔔頭來的那一年，他曾經和百多個後生仔，同蘿蔔頭駁了兩日兩夜的火，後來才給許多人勸着拖着的離開村子，以後就在敵人還沒踏到的地方還是掛起「祖傳儒醫」的招牌，做他的大國手。燒燬仗後回來過一次，看見破爛的家園，和還是敵偽的時代「維持」的牛鬼蛇神在家鄉橫行霸道，他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今天勝利後的第一個清明，他才趕回到自己的鄉來下的。剛才他發了一頓脾氣，現在還有點氣呼呼的，像一座快要爆發的火山，正襟危坐的坐在那裡，一聲不響。

大堂的正中，排起了五張八仙桌，祠堂值理兩村先生和幾個父老，正在商量量量的分壽籤。門外這時來了一羣人，爲首一個正是鄉長應玄四先生，五十上下的年紀，一付道友相，兩額高聳，下巴尖削，沒有鬍子，雙眼深陷，却露出兩排黃牙齒，裝出滿臉的奸笑，慢慢的踱進來。後面擁着六七個，那是鄉公所的人物，各色各樣，維恭維謹的擠到大堂正中來。應玄先生和值理的幾

個父老談了幾句話，分「壽籤」就開始了。

值理雨村先生手裡拿着一本紅紙裝成的簿子，沙啞的聲音在唱着壽名。第一個是九十六歲的甘棠先生，於是，坐在伯和先生隔鄰的一個鬍鬚皆白的矮老頭子，由兩個兒子扶着走前去，領了壽籤又退回來。第二個是七十二歲的伯和先生了。

伯和先生把粗拐杖大力的搗了一下地，响着洪鐘的聲音叫了起來：

「老四，把壽籤拿過來！」

應玄先生有點尷尬的遲疑了一會，最後還是親自把壽籤送過去。伯和先生沒有伸手去接，却舉起粗拐杖指着鄉長問：

「今年一份豬肉分多少？」

「四兩。」鄉長沙啞的回答。

「爲什麼？」伯和先生的嗓子越來越响了。

「因爲……因爲祖嘗少了，今年又失收，而且……」

「祖嘗少了？——是那個偷了？哼！」伯和先生揚起粗拐杖指向值理那邊：

「雨村我問你：公家田還有多少？」

值理想說但又遲疑起來，這時所有的也村人聚攏來了，許多人在議論着，大堂里人聲嘈雜不堪，但立刻又給伯和先生的响亮的嗓子壓住了。

「好！——老四，我要和你算一算。蘿蔔頭來的那一年，我伯和還在這裡打生打死，祖嘗的田地一寸也沒有摸。蘿蔔頭來了八年，都是你這煙精管事，怎樣祖嘗就會少了？蘿蔔頭走的時候，難道連祖嘗的田地也帶走了？你說！你今日如果不好好的算出來，我就敲穿你的頭！」

當着這許多父老後生仔面前，鄉長實在已經感到失掉了面子，可是，伯和先生脾氣素來不好，他講得出做得出，如果真的大家弄得下不得台，那就真會收不得科，不知如何是好的。所以他到底還是低頭下氣的，堆着一臉笑容的回答着：

「伯和哥，你今日才回來，對鄉里事或者不十分明白，應玄爲公家做了十七八年事，有什麼行差踏錯，早就死在祖宗面前，斷子絕孫了。伯和哥，你也不必發脾氣，有話我回頭到你家去講個一清二楚，那時你就知道應玄爲了公家的事忍聲吞氣，慘過舊時做「新抱」（媳婦）了。」

伯和先生睜圓了那雙火爆的眼睛，舉起粗拐杖就真想打下去，却給隔隣坐着的甘棠先生勸住了。

「伯和，你有話慢慢說；老四，你也不是的，……」

「甘棠叔，這事你不知，老四在蘿葡萄頭時代，挖了祖宗山墳給蘿葡萄頭開公路，運兵去打我們中國人，那時候我就想回來一棍打死他了。現在，又盜賣公家田，又蝦霸自己族里人，這種賤骨頭，不打死了留來作什麼！」

伯和先生又再次舉起了祖拐杖，鄉長趕快搶先說道：

「伯和哥，今日就算我老四錯了，回頭去賠罪就是了。今日清明分豬肉，許多叔伯兄弟都在這裡，……」

「好，今日大家叔伯兄弟都在這裡，我就教訓一下你這賤種！」

伯和先生面對着所有的村人，一一二二的數說着這個鄉長的罪狀，引起了大家的咬牙切齒的痛恨，事情看來是越鬧越大了。可是，鄉長却突然當眾跪了下來，哭哭啼啼的當眾發誓：

「祖宗神主在上，各位父老叔伯兄弟，如果我應玄真做了對不起祖宗兄弟的事，天誅地滅，雷劈電燒！」

說完了之後，他又立刻站了起來，換過一付笑臉說：

「伯和哥，我在祖宗面前發過誓了，有事我們慢慢再說，現在還是先分豬肉要緊。」

伯和先生給這一氣，立刻拄着粗拐杖，連扶在手里的小孫也撇開不管，一個人就昂昂然的跨

過大門檻，氣呼呼的走了。其餘的人雖也還未甘心，但到底誰也沒有再提起這事，到豬肉分完了，大家也就分頭回家去了。

第二天，突然開來一連兵，他們就住在靜三公大祠堂里，連長却住到鄉長家里去，特務長住在鄉公所。這事情很引起村人的注意，他們都在紛紛議論着，有人說是應玄老四請來的保鏢。有人說是下鄉來催糧的。這一來倒弄得這平靜的村子突然緊張了起來。

伯和先生自從昨天在大祠堂里很不愉快的鬧了一場之後，他的舊病又復發了。向來很有自信的他，在燒燬仗以後，看見一切事情都只有更壞而一點也沒有好起來，尤其是自己的家鄉又是這樣一團糟，老四這個吃過蘿苳頭和肥婆（指陳璧君）的口水尾的偽鄉長，如今又一樣做他的鄉長，又一樣的無惡不作，甚至更變本加厲的蝦霸鄉人，他越來越覺得沒有希望了。「以前說希望趕走日本鬼，現在希望甚麼呢？」他非常苦惱的在想着。昨夜兒子又告訴他，今年又要征實，田裡又沒有得收的，征實征購征借名堂多多的，就是自己剩了一點谷子怕也保不了，何況村裡的人許多本來就沒有米糧的。他的良心使得他很痛苦，他自己雖然是大國手，實在也沒有辦法可以醫治他的心病和老病的。

大隻牛剛才來看他，這三代的老佃戶，告訴他自己的八年遭遇，回來又家破人亡，而且說應文老四還威脅他，要他外邊到謀生去，不要留在村子裡。

「爲什麼？」伯和先生忘記了自己的病大聲的嚷。

「因爲老四強迫我的妹妹到蘿菔頭那裏去，後來跳河死了；媽便在家裡也吊頸死了。老四還拆了我們的屋，什麼都給他賣了。所以，現在他很仇恨我，說要到縣裡去告我是土匪！」

這年青人張開了想食人的口在吼叫着：

「總有一天我要剝了他的皮的，這賣屁股的契弟！」

「這還成什麼世界！這還成什麼世界！」

伯和先生，這好心腸的老頭子，他也真想把這「世界」撕裂了。可是，他才大叫一聲，便昏迷了過去。後來是他的兒子支使大隻牛走開了，現在他自己慢慢的清醒過來之後，一切醜惡的影子還在他週圍旋轉。

前一個時期，他還是很天真的相信這個世界還有道理講的，所以他曾以一個地方紳士的資格去見縣長，要求查辦這樣一個落水鄉長。可是，縣長却是這樣回答他：

「陳應玄做了十八年鄉長，駕輕就熟，只有好處沒有壞處，要換也要找到適當的人才尋辦法

●難道你老先生願意屈就這樣的小位置嗎？」

這一來就把急性子的伯和先生氣走了。他回來之後還常常掛在嘴裡喃喃的唸着：

「牛鬼蛇神，都是一窩的！」

那麼，還有什麼好希望的呢？他正在想不通的時候，兒子又噙哩咕嚕的陪着哭哭啼啼的三嬸來看他了。

三嬸對着躺在靠椅上的伯和先生，就是傷心地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什麼事，什麼事？」

伯和先生不耐煩的喝問着。好一會，三嬸才斷斷續續的訴出她的苦來：

「伯和叔啊！你要救……救救我這苦命的寡母婆啊！我我守了……守了二十多年寡，就靠兩只手耕幾畝田養命！養大了仔……仔啊！又給他們抽去做壯丁了……仔啊！你好苦啊！——現在也是生死不明。伯和先生啊！我寡母婆命好苦啊！」

三嬸淒涼的啼叫着，還在不斷的扯頭髮，捶胸，和打地。伯和先生實在不耐煩了，他坐了起來，一把的扯着三嬸站起來。

「你有話就說呀！你有話就說呀！」

「伯和叔，你不知道我們窮人苦啊……唉！那要命的閻羅王啊！——老四說政府要米糧，今日帶了兩個兵哥到我們家裡搶……連我的命根他也搶了去了啊！……你教我這寡母婆今年有什麼來食啊！……哎喲！天啊！天啊！……」

伯和先生猛的站了起來，連滾搥胸打地的可憐老寡婦也不管，伸手拿了粗拐杖，就想出門找那鄉長去。兒子正想攔阻着他，那鄉長却和一個穿軍服的連長的自己進門來了。

鄉長眼快看見三嬸在那裡瘋一樣哭着，心想這又是來得不是時候，但回頭一想，連長陪着自己來，胆也壯了起來，硬着頭皮和伯和先生打起哈哈來了。

「伯和哥，聽說你精神欠佳，我來打擾你了。今日是這位王連長要來拜望伯和哥，有件事想來商量商量。」

「我還裏有什麼好商量的！」伯和先生輕蔑地瞥了陌生的客人一眼，却轉頭來正言厲色的對鄉長說。「老四你來得正好，我倒是有事和你商量。」

「我早就想來向伯和哥請安的，不過，今日還是王連長的事要緊，」鄉長急想脫身之計，便連忙推到同來的客人身上。「王連長，那事情還是請你說吧！」

王連長是一個軍人，性情倒也率直，開口便說了：



「我們是奉命令來催糧的。」

「催什麼糧？」

「軍糧。上頭的命令，……」

「現在又不打仗了，催什麼軍糧？……」伯和先生一句話回絕了，却轉頭來和鄉長說：「現在我們來說我們的事！」

「可是，可是，……」

鄉長在遲疑着，可是，伯和先生却大聲的說了：

「三孀家裡的米，是不是你領人去搶了的？……」

「陳先生，我們不是搶，是征實啊。」連長在辯護着。但伯和先生繼續向鄉長質問：

「大隻牛的妹，是不是你逼她去給蘿荷頭強奸？後來又逼她跳河？大隻牛的母親，是不是你逼她吊頸？大隻牛的屋，是不是你拆了拿去賣？現在，大隻牛當兵打了八年仗回來，無家可歸，是不是你還逼他到外面去逃難？你說！你還沒有人性的狗！」

王連長聽了這些話，他也變得嚙口無言，忘記了他來這裡的本意了。鄉長却又想跪下去和哭出來的辯着：

「伯和哥，你不要聽信一面之辭，就……」

「我不是盲眼，我不是耳聾，我要打你這忘記祖宗的賤種！」

伯和先生舉起粗拐杖正想打下去，王連長却變成了調解人，在勸說着：

「甚麼事弄清楚了再說，陳先生！」

「連長，你們軍隊有軍法，我們家族有家法，我是他的族兄，他叛國賣族我要打他！」

伯和先生的粗拐杖重重的敲了下去，鄉長却抱頭鼠竄的走了。餘怒未息的伯和先生轉向王連

長說：

「你是好軍人，我很尊重你們！但是，我告訴你，剛才我說的話沒有一句假的。我們村裡的出征軍人，打了八年仗，回來之後，却是家破人亡，母親妹子都給這些混蛋鄉長斷送在日本鬼手裡。至於這個女人，你看！」伯和先生指着三嬸說：「她是一個寡婦，她的兒子抽壯丁當兵去還沒有回來，現在剩下了一點谷種，你們却要搶去做軍糧！你們現在還和甚麼人打仗？還要來剝我們的皮食我們的肉？你也是一個人，你自己想想，……」

伯和先生說得太興奮，一下支持不住，像山崩一樣倒下去昏了。

催糧的事還是在進行着，鄉長還是那一付兇狼的惡相，到處逼搶。一下子像把整個村子鬧翻了似的，攪得大家全沒有辦法，眼看着僅有的米糧，給那鄉長領人來抬走了，有些連米缸底也淘得乾乾淨淨了。

茶館裡已經沒有了點心，現在就只剩下清茶，可也沒有幾個茶客了。這一天晚上，關了門後還有幾個茶客沒有走，阿球叔在勸着大隻牛：

「阿牛，你還是過番去，或者到城去撈吧！鄉下已經不成一個世界了，我如果不是耕着幾畝田，我也就走了。」

大隻牛整個人都呆了，他的眼睛在爆着火星。近幾日來只講一句話：

「丟那媽個×！我要報仇！」

「你鬥不過應玄老四的，他有錢有勢，還會勾結官府，我們還不是天天忍聲吞氣，唉！」

有一個耕田佬忽然也爆火起來了：

「丟那媽！如果我們齊心，十個老四也割了他！」

「唉！——」

跟着不知那個又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想不到忍羅葡願的氣忍了八年」，阿球叔苦口苦臉的嚷叫着：「燒完爆仗了還是一樣要忍氣！羅葡頭橫行霸道的時候，我們想着自己的人；現在羅葡頭走了，總算勝利了呀！可還是一樣的世界，還是老四那樣的契弟卡着我們的頸，而且比以前還要來得毒辣！我丟你祖宗十八代個爛臭X！」

「丟那媽個X！我要報仇！」

大家都沉默了，只有大隻牛那滿肚冤屈的話的餘音，還在大家的腦袋裡打轉。

忽然有人敲門敲得很急，大家都突然緊張了起來。阿球叔去到門邊低聲而有力的問：

「那個？」

「我。」

阿球叔放下心來，向大家說：

「山狗。」

門開了，豆皮財慌慌失失的走進來，低聲的說：

「大隻牛快的走吧！應玄老四個死爛契弟已經報了上去，說大隻牛是土匪和老八有來往。剛才已和那個連長商量量要捉人，連長不肯，大概過一兩天應玄老四便會疏通上頭派人來捉的。」

這消息使得大家都呆了。大隻牛本人很像沒有聽到，他拿起拳頭槌着桌子，大聲的叫喊：

「丟那媽個×！我要報仇！」

三十五年夏夜揮汗寫成

